

天
啓
滇
志

漢志卷之二十

藝文志第十一之三

記類

新建重關記

施克化

我

明令于臺使者巡行即國諸大利大害所在許一切
便宜釐舉海南潘公按滇之三閩歲激濁揚清威惠
覃洽先是有金陵河石閘之役來河流於濤險奪民
命於波臣斃石安瀾歲免銜齧滇之被大美而日食
其力者惟公之賜業欲明德燒為功矣頃相繼持斧
者復奉

簡書計旦莫可抱墟負夫粒舍之源間卽吾園之不
固獨吾民也乎哉僕意或轉屬之而姑待之其何能
無觀望無避難無徂近費以一時規百世力綑從前
未有哉公則念滇介遐服首城巨會勢尤居重馭輟
城故無外郭亦惟相沿以有今日也前需之後後復
視之前異日者警在門庭莫救堂與之安藩籬不固
隨石腹心之梅豈非築舍滋焚民難慮始乎邇者鳳
首稀突至瀾內地前事可鑒利害較然因檄所司其
議地可保障城守者必從毋罷費即不資則鳩它工
材寧康公帑地扼其要則規度遠近務廣崇墉役不
勞民則耗庸既稟懼然子來以佚道相使上下和悌

百堵皆興計捐金錢三千餘緡乃建戍樓凡八楹幹
畚築丹腹塗墜墀垣勢穴窺焉井然經始於歲之二
月落成于歲之九月諸邦伯大夫相與經營括括嘉
頌成績屬書其事余因朔成周盛時肅慎貢其柘天
越裳重譯獻雉尤以中晝郊圻慎固封守動色相戒
下邇列國楚人代言言漬入渾春秋譏其無備公惟
亟申晝謹修備以有茲役也險固既設我之神氣常
張于以銷亂無形則保邦要道也雄襟星羅守望碁
布居手不啓戎心梓有窺閩者亦可折莖而笞寔禦
夷長策也質遠輻輳半處市廛嚴扞森嚴歸者雲集
養閭閻之物力寓招徠之遠圖抑又通商惠民便計

也萬里矣荒每憂鞭長不及一隅無益。陸贄妄用

詔

國家全盛則左車書無外天頒也。向一舉而衆善集
矣。詭者曰衆心成城人和足恃其亦未始於設險守
國也。議乎故重開禦暴蓋取諸豫交傾持危通際表
壺鳴豫出而松壺各分介暴微而維挽從之愚暗成
事和暗未萌所從來矣。夫入臣任事惟忠無銳然必
往之必耳以委鉅茲因循以因循以額廢墮戶不塞
風雨飄搖天下事大率近是必乎溘既為河防而隄
之又為備戶以衛之豐稜登於南畝守備日壯於全
滿其所為評安一方者學蓋不遺餘力使後之人盡

如公之事不避難治先虞復也行見廢者興朽者起
衆効助勦底定之畧邦華並石帶礪之基溥民尚亦
永祠哉美宜書之以告來者公諱濬廣東南海人中
萬曆辛丑科進士具按部諸苦賦吾政業多誦之口
碑紀之郡乘茲不具載是役也中丞沈公徹殫以後
時至謀折固不同心封疆无勦顧慮萃思益贊薰規
曹應搏組即寄折衝衣袵不弛於盛共弘遠略畧哉
我外藩其經理則右轄施公爾志程督則憲副詹公
守身楊公為棟趙公性粹都闈月君啓易登廣南守
碩君建錡昆明令汪君從龍成興有芳焉法得並書
不佞化既書其事為之詞曰溥壤天末鴻煩戎索漢

通宿徐始為廉莫唐事南詔中玉為故台采芬畫王
會成生於赫

聖武靈極輝騰西被流沙稽首稱藩水狹金匿梯航
萬里博心博志環向

天至時平嶽坑霧茅落登慈燿器車飛梁賦舞詩護
制滕為兩先否公表周咨之綱之紀懲彼往姦繇逸
押兇未而散存如臂運指乃度邦國為謀極始重賦
雲連麗譙聲起後康於官民不茹使根成內奠焚費
外延世屏惟翰我疆我理國事視衆曠缺就理中並
嗣未爰共蒞止曰惟和哉善何必已矧溟羣夷定福
處此播瓊無虞棟隆爰地匪公擔荷大役孰舉老成

獻念師師濟濟齊并南交永億千紀

新築騰衝司城記

侯璉

附錄

皇上緒承

列聖嗣登寶位四矣八荒莫不梯山航海稽顙稱臣
迷職納貢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易曰聖人作而
萬物覩正茲時也越五載荒川酋長思任邊守緩
駟遂肆僭強戕賫大丞侵軼疆場公爛祇雲南

臣以聞

上乃勅廷臣曰夷狄禽獸不可以中國道理處自古
但羈縻而已後申命守臣謹封域戒斥堠嚴備守需

招徠懷賊去逆致頌轉禍為福所守彼土庶全草木
命實

重上好生之德同天地之涵育不忍加兵蠻夷者誠
以兵凶賊危一履境壞脇從周道殃及無辜也蓋茲
委任負固恃險執迷頑梗愈作詭梁蠹聚蜂屯乃捕
我南甸乃突我平崖乃犯我騰衝我蒙弗度通守帥
辦以事聞

上軫念邊民悉吾赤子遣賊荼毒匪加兵強之得以
徭徭獷悍不可附也不得已出師命兵部尚書王驥
行便宜事總督戎務定西伯蔣貴充總兵簡備裨統
虎賁羽林驍騎各鎮士馬十有五萬祖征之分路拉

其窮極賊衆致亦刺營鼓深奔鳴士衆勇左右夾
攻斬殺賊壘嘯類無遺賊死敗歟惟子思機狼狽夜
潛逸匿孟春時正統辛酉十有二月十三日也凱旋
獻捷

朝嘉之允同征將士陞賚有差迨壬戌七月

上以麓賊平論具西顧矣但雲南遐荒去京萬里百
蠻雜處叛服不常自昔雖有武臣鎮臨持兵文臣以
佐庠乃

勅兵部左侍郎陞理刑部右侍郎楊寧逸更叅贊戎
務用靖邊夷時兵部尚書清遠伯王公復總軍孤乃
行便宜事節制雲南諸司借前總兵都督沐晟同進

海雲南方面官僉謂騰衝去鎮二十有二程山川限
隔會吃懸絕曷遼乘虛甲於西陲定諸戍出入要害
地舊有兵戶知防禦如不支焉賊竊襲必復其地苟
弗鎮靜曷克攝遠夷固疆圉垂永久哉乃請於

上司其畧改王騰衝軍民指揮使司調指指揮李昇
控守以兵乙丑十月秋官楊公代璉叅戎務奉

勅審總兵鎮守官於國公沐斌等帥雲南將士萬五
千城築故址乃啟度地理民教教士卒築方城周匝
七里三伏匪徒博容民居已前昂後偃因形勝已
可規可萬便守戍也丙寅十月璉再啟

勅統兵五千用砌城垣然兵燹草創料限就乃與

都指揮原昇教將士鑿石城西山莊七里去墜盈尺
得石堅美用工寡成就多殆非人力強作實天道保
民默造耳軍匠作未備工促三月完券四門臺高一
丈五尺洞濶丈四尺高丈六尺濶七尺廣十二丈與
城稱越明年丁卯總兵官黔國公沐斌鎮守左監丞
和寧叅將都督倉事方瑛偕進奉

勅統兵萬五千駐操騰衝振啟威武復調木邦緬甸
于產隴川芒市灣甸鎮康夷兵涉金沙江進孟養令
伐賊子時率領士卒雲南都司指揮李昇李友李福
楊濬司韶給足軍局布政司左布政黃銓按察司副
使鄭顯倉事張清因過暇日復督將士修城垣鑿印

城酌屯田斯役已總帥諸公綜其事方面諸官董其
務將士工師力其役值天日太霽瘴氣頓拜人心協
和樂趨事工罔覺劬勩建城門樓四座高四丈有奇
廣六丈四尺重簷三滴三間轉五亘三十八楹劇用
材木榑楠豫章悉域此三十里皆蠹直精微城墉四
面連雉高二丈五尺復劔西山右石包城經營是歲
甲辰月巳酉日落戌辰年甲寅月甲午日照而樑
檣登麓懷蠻狄之觀瞻城池高深保軍民之無虞誠
足壯封疆士旅之氣劇戾醜窺覘之心矣既而賊子
就擒邊氛請息民庶安堵班師振旅留兵戍守將告
厥功咸謂予宜述大業始末命工鑿石以紀歲月云

新建澂江府城記

陳 善

司馬相如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予觀澂江之役益有驗於斯言云往隆慶四年之夏內江劉公樓莊此邦登臺眺望許無城郭太守徐侯進曰此方接壤賊藪環以諸夷類年杪掠民鮮安枕四境內梃競相聞設險守邦誠不可緩侍御公憇之侯乃以城事請於是都御史江陵陳公同侍御史檄三省諸大夫會議維時左使鄔公璉與叅謀曰往者安絳首禍遂破嵩明長驅無前震程省會印州有整城民當固守矣近如齊府呂公既城武定後有風賊之變城守頗堅賊勢遂靡聞其時省城皇皇危

在曰暮思憲禦勝太學議良建乃命廣西守戴君
時麟度地計費七十有奇其命而臺既於
輯昔無缺廣橋如翻德忠國史靖

擬曰可九月臨元兵憲會公一經往視廣徒謂徐侯
可建邦啓王將以安集元軍形勢亦全茂周攸賴
盡換圖之翌日請視舞鳳山曾公峽嶽顧盼疑佇久
之謂徐侯曰左右何山也曰東為全連西為玉筍曰
靈秀鍾於此矣蓋是山馳奔雲霧亘數十百里注首
於此而山環列中漚大江斯誠天設卷有所待徐侯
乃白侍御公曰人相為上形勝次之天功肇建宜屈
犀策至永公志乃約參知莫公如吾羅公元禎分巡

食害塞公東尋躬往視臨庶民予來十夫荷歸欣
起事聲震原野諸大夫喜相賀曰舉大事者在願人
心此可以復侍御公笑先走而視其既以數據謀美
餘馬請戶曹恩慰解題乃請

昔覆助曹公與侍御評公議曰戶曹所難者頗解耳
公解頗如故城不業興亦當事者又安西南天計也
七月侍御公書臨之細民請張言人人殊必奉徐公
中序塞公來舉主侍正議屹然不動侍御公至上新
城據府堂諭衆曰辨物居方孰踰於此乃大書保釐
堂三字懸於府治餘是人心大定毋敢言不便矣乃
使曲請府同知求絕命各投牒接籍獲屋先是言不

後趙繼新治水侯乃於八月之吉肇建土城至十二
里終臨慈筓沿中隔麻線公署儒學院道行臺改築
激成兩層相望百端俱作蓋舉大功動大衆未有廢
此其速者也侯又於西浦龍泉源而濬大西民恒苦
潦瀉東民不露餘澤乃導民開河引泉至城西北隅
會東北龍女泉綠泉南入於海自此西流無水患東
民資灌溉之利計用民三千八百三日畢工惠利溥
矣府居僻壤商賈不通侯於西城南門開小河通海
平商賈自臨安來者舟行由江川海門橋直抵南門
由是集商積聚貨財民多稱便侯視國如家忠誠任
事苟可利民不遺餘力民竭力從事亦如子弟之於

父母故凡有異作咸不謀而自表也豈待發微期會
哉雖然侯為民原樂然非兩壘主域於上則謀不成
謀不成則事不就乃今為羊之功成於一舉安宅之
固人苟平安長老子孫不寫不崩所以貽之者非淺
鮮矣故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建非常之功其中
並待御公之謂乎記云有功德於民加地連律又云
法施於民則祀之徐侯施於民者如此雖百世祀可
也

新建鶴慶府城記

李元陽

滇之為省在天下之西南陲鶴慶府又在滇之西陲
視他郡尤為要害而獨未之城嘉靖甲辰蜀遂寧周

公集以刑部郎來知府事撫顧山外喟然嘆曰即而
不城變誰與守會分巡中江王公按部至此聞而壯
之遂相與議其高卑物其土方爰卜爰度神人既協
事期有成因而請於巡撫鍾祥劉公巡按新城宋公
會曰宜城哉因馳奏

上聞制許之於是城役乃興至歲丁未而城成城週
五里五分幾千丈高二丈二尺基廣三丈跌石高五
尺磚之駢比而厚者為層六積累而高者層四十有
五土石內附倚以為固城四門南有郭北守禦舊城
而門之右重圍為門各為棧四角如之周廬二十有
五敵臺十堞廣三丈深丈五尺穴城跌以楹溝洫為

右孔子二經紀周審巨細畢張計其城也則石磴隸
鯨長襟馮馮西南後西蒲垣用與居者德在作者頌
能周公之初作城基也掘池深五六闊三五許程以
聖粟障蟻穴也沉以巨石陷潦泐也于時城蹙未盈
尺而山石為室公帑未啓輪而松檟已聲此則公之
求諸天懷諸已而不以告之人者也然猶論說人殊
佑費中履于詩則有巡撫遷居應公巡按蔚州却公
慈谿劇公主張衆論臨窳不浮神縮補乏獎勸激頌
由是費乃用裕徒備勃然矣至如躬履其地結視其
事定章程度規制酌材用善康贖各殫智慮克咸厥
功則分守閩中沈公常燕朱公南昌劉公兵憲進賢

曾公宜賓卜公分巡無歸安公其人也其後也米甕
礪穀飛糧之直以全數之至三萬八千有奇用人之
力以千數之竟有餘萬凡所以為守城之具無弗給
焉夫見小者粟夫自松者鮮功是故勞惡其不已出
也 不必歸已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也 聖王之
有府庫以為民備也 建侯置守以為民墜也 今城以
城民大政也 邊防先務也 諸公忘已之勞而歸功於
即守

國家不愛其費而貽民以安其子為政之本亦與其
所先後皆得之矣在昔有周南神城茅泃亦則致王
命以賢其丈仲山甫城于東亦則有言甫以推其賢

是故下有赫赫之名，未有不本於上之能。容上有明
明之功，未有不由於下之克任。愚也，世著鄙人，幸茲
城守，已有桑梓之庇，竊有感于諸公協恭之美，信無
負於

明命。思有述以告後，來會鶴之士，后夫若壽，老不遠
數百里，至吾廬，取文將刻之。城隅以識我，月遂忘其
蕪。陋作鶴慶府城記，諸有勛於城者，載姓氏于碑陰。

廣西府築城記

陳時範

滇是郡為東南陸要害，其地東隣永，下泐夷，西近龜
山，築寇南，連路南北，接陸涼，舊越州，土合夷，疆四面
雜處，而泐夷猶稱獷悍，為矣。相王帥二村，常于十

官我

朝成樞閣更置流官知府賀君勳始築土城於巴地
蔡嗣淵因仍鮮經遠懷更張于保護長策未緣有心
請也隆慶五年江右戴君時雍來臨茲土興葺祀張
與氏同歿于是郡之膏紳設國賓趨廷相輩得相率
以築城告且願輸助戴守依然曰吾責也若猶不受
貴吾敢受勞乃毅然以請于撫院陳公巡院劉公會
白直上其議於

朝制可之許却慮於頌育有妨罷格不行會宜興曹
公安肅許公相代至戴君復請會謂郡攝邊隅當阨
要所以限封守捍天患孰先務有急於斯乃謀于藩

臬諸司期遠有成時則錢塘陳公實掌藩政喜設險
之利興民情之敬有遂也乃考藩帑程課金以濟量
其工值之需予亦自滇臬繼至復預事至贊襄焉歲
辛未夏城役興諸營表而勢鳩工庀材屬課章程載
守定殫心力衆是用輯和以樂於赴事壬申冬十月
城成週七百二十四丈有奇外磚駢北內附土石高
可一丈八尺基廣丈五尺闊四門以司啓閉綬望樓
以崇觀瞻時則蘭谷鄒公以兵部亞卿攝行撫事方
虞滇徼之遐邇崇德遠畧用過畫方聞戴守之繕斯
城也心賞之復申令之巡按許公亦因嘉其形勝察
於擊固足以壯封疆士旅之氣杜囂荒汝儼之窺也

是役也木甃礪鍛錐糧之值始請金七千四百有奇
已亦僅費三千可語于事半功倍自昔因循久隳之
後一旦振舉而一歲成之亦偉矣先是隆慶丁卯高
明州請城予亦嘉贊可意去行夷阿納音不遠也廣
郡孤危懸警視行納何如春杖城築必善至於王公
守國獨致意於習坎陰固有所必設也茲城與激江
並建高明激江猶有編民得藉衆力廣西賦供夷寨
民周土著即之僚佐屬鮮州縣雖督版鍾猶將朝夕
親勤之甚故其難也微羣公執議之決擢任之信載
守亦為就厥緒予近復撫寨于微括夷糧增哨守聯
屬牛叢而貢禦戍于土部千百夫之長以啟信其昔

日之不率者此皆城以外事與城以內胥為夾持之
意予亦如其謀為請於兩臺澤可顧斯城者評極廣
之龜汝樹一方之雉獸其尚有講於斯庶幾為毋恃
中城以施於長城矣

新建尋甸府城記

張志淳

嘉靖十二年春尋甸府城成雲南巡撫都御史顧公
巡按御史楊公俞布政使胡君范君具幣以按察僉
事劉君狀遣使走千里授志淳碑記諸石按址城在
舊治之右踰一澗內築以土外甃以甃漸殺輿土準
以丈計周五百三十有奇又計崇一十有九厚二十
有五下礫石厚五之一開四門南曰朝宗北曰拱辰

東曰啓明西曰寶成凡並門及驛馬石墩臺皆甃
令甃如城凡甃皆先拱土乃採木木堅乃納石石寔
乃瀦反以汰俾久不陷東南三閘循地卑而沮洳工
力數倍示西北又開三隊以泄水而注之池池即澗
水爲之也城內通澗四縱一橫三皆連城下前一衛
置府所與學中因舊澗以通于西北二閘後一澗列
行臺與守巡之署而倉廩城隍廟皆在焉軍士之屋
三百四十楹後雲南前衛指揮四人千戶五人百戶
十人土軍二百四十人糧官軍舍餘共四千四十有
奇官皆後地宅軍皆後室屋于城內屯田之軍受田
如制民開田以舊治地易之不足則益以官田民不

民則償之。以官價保各有居業。府舊在雲南東北幾
二百里外。接四川內。鄒武定嘗蓋諸夷。宋無紀元。仁
德遺址在今城之東五里。其遷於舊治。莫考。歷時頗
為美。歸厚二縣。我

朝洪武中廢縣。改今名。以安化世襲知府。統之。成化
丙申。革蓋。癸卯。築土為垣。嘉靖丁亥。安化裔孫銓。作
龍入之。遂剽嵩明。驢。楊林。鯨水。密。勝。馬龍。構。武定。鳳
朝。文。直。通。雲。南。藝。西。門。市。合。雲。南。大。震。戊。子。三。月。徵
兵。四。集。始。職。之。時。按。察。使。徐。君。集。議。謂。築。城。復。縣。立
千。戶。所。以。兵。守。之。總。兵。於。國。沐。公。洎。前。巡。撫。藩。臬。皆
是。之。乃。遣。按。察。副。使。歐。陽。君。往。相。度。歸。言。舊。治。隘。不

可城亂後民多死徙不可縣唯築城置於舊治之
左何見村為宜遂以疏文報可是戊子十月也將事
事尋茂哥怒謂村地苦硠陘又鑿井不泉害將以生
巧辱訴於巡撫都御史胡公公云此大事也可拂民
乎處命覆議而民情牢不可破公即以憂歸自是寢
不復議者幾三年矣辛卯五月巡撫都御史顧公至
聞之亟命按察僉事劉公從尋父兄子弟往有之皆
實再拜示所擇今地皆擇又別遣叅議朱公往覘之
蓋符遂以歸報則又有待異說以推之者公乃率提
學僉事王君都指揮樊泰及六衛指揮往則尋父兄
子弟已數百人迎伏道左曰今生我矣乃陝山降原

通盤舊地與何見村吳新所議地皆曰惟茲可以永
生生矣遂以改地之狀及增漢軍監土軍設吏自構
官守洎前疏所遺者悉以

開行徵軍民會役命左布政使高君慮財用計徒庸
輸餉糧用僉事劉君議各十戶所於城北坎位則俾
知府劉秉仁率僚屬告始事於城隍用牛一羊一豕
一二月後者至則以指揮王章同知府領提調陳仲
武領東門胡紹領南門周瑞領西門張略領北門蘓
綱領中城皆佐以千百戶二人給以原贖糶以勸戒
申以賞罰示以哀次乃斬木於海尾司沙伐石於石
灣來冲陶土而填搬石而灰峙楨幹鳩編管架廬舍

引張以陶濬河以運於是築之奮者纂者踵者抹者
春者斃之括者捺者鑿者汙者納石實者濬仄而沃
者繕之斧者什者執導引而審而曲直者治者墾者
點者墾者取材之肩者負者解者駢牛而車曳者墜
而浮舟而挽者執雜役而奔走者持旌師而巡視者
間不力而主地之官復繼以什伍之法均以老穉之
宜定以作息之節是故六月土城成九月四門立時
久旱饑而始有羊從者請獲稻米逐適御史楊公至
片令赴之民趨歸如流城榜並作公私咸備前所命
勅指揮金章馮立各率所統畢至越祭已二月覽城
訖於是故金湯言言兵衛嚴嚴物類堪堪民心杆杆

婦女熙熙老稚訥訥伏惟維岳岳修修大山長谷
離遠之誠趨視仰嘆者粥粥而馮馮矣計役所二千
人歷一季又一月共八八十萬米二萬二千石羨餘
四十兩矣茲惟顧公始之中之終之亦惟左布政使
范君按察使蔣君叅政祀君謝君副使初君輩先後
殫心協力故期年之間而地為改觀人為更新夷為
馨服治為興起即為增重而氣化人事交孚以升也
狀之所具如此志淳策撮其槩以書而於其叙功績
之詳謀猷之遠經畫之細悅以使民忠以為
國之慈尚帝克盡也獨念成化下百志淳試場屋策
問尋旬之亂莫可誰何

朝運卸談巡撫墨種各臣而隆其任亂一始技今未
盡長對而崖福滋大顧姬此無亦足務乎夫恃斯城
者伏思斯從者怡遠斯土者盤夷斯民者燕鈞非所
以久之也鑿徑而懼承今而惕心爲民之心而不渝
於久此財諸公所同願尋戎所同仰亦天人所同歸
矣高朗躡融令聞長世象趨光熙於茲石

新建武定城治記

陳善

我

聖祖混一區宇宇在四夷蓋至洪武十五年克平雲
南而西南夷始通通笑于時土酋內附授土官職革
便統其衆豎修其教不易其俗古聖王禮理天下之

道固如此按地理志南詔三十七部武定其一也宋
淳熙間段氏舉阿而者為羅武部長元三傳為矣格
元世祖時為北部士官總管至元七年改武定路至
我

朝阿而八代孫美積妻商勝倡義歸附授武定軍民
府土知府嗟乎商勝夫婦耳能知頌逆識真主使子
孫世宗忠頌

朝廷方念舊勲錄及苗裔何忍遽絕戚之耶正德間
弄積三世孫阿英改鳳姓潛蓄異謀嘉靖七年英子
朝文叛附安賊英媳懼七守土盡職嘉靖四十年小
人構謀劫印歸男婦索林自焚始多事矣翟氏嗣育

逆祖冀圖襲官屢撫屢叛罪惡盈員巡撫無尚書新
昌呂公決議斬賊未幾逆祖授首隆慶元年呂公乃
死

朝請設流官以治之擇鳳氏族人思克者世授府總
歷以承其祀

制曰可隆慶三年思克父鳳曆糾合諸夷謀危城社
知府劉君宗憲同知嶺君世彦奉檄臺江陵陳公密
計一舉撲滅說者謂三人定亂之略可當數萬甲兵
信哉先是府治敬斜四面受制隆慶二年陳公因
劉君請躬往相度嘆曰茲有魯之藩籬滇南右臂也
運城務府乃可長久題奉

欽依擇地於獅山之麓熙工費鉅甚左使鄒公竣曰
設險守邦不宜惜費議定以三年五月初十日起工
訖于四年十二月為石城者七百九十丈八尺有奇
為城樓者四為鋪者十為水碓者七府治儒學院道
行臺和曲州驛城隍廟山川社稷屬壇次第落成推
此甲於列郡劉君鄒君為民服勞始終勤事蓋繼之
以千萬年之計矣五年四月分守叅知羅公元禎分
巡僉憲石公盤謂茲肇建宜有紀述以昭來祀往四
年之夏劉君屢言人心玩愒城工難完外患可虞民
鮮同志左使鄒公覺頷向予曰幸往工以樹丕績公
日坐經濟堂其夢寐嘗在獅山左右也予成公志六

月攝洱海道事以行鄔公乃擇屬為經理張效同知
唐致和摩登門沈思予今分地耕工各顧自效諸當
建白者同鄔公連於撫臺陳公按院內江劉公皆主
報可乃飛檄東西徵召四集擺迎道宗公奎又協贊
之至歲終大工告免矣予倦員於此久聞之入言而
通諭之曰尚書呂公都憲陳公左轄鄔公太守劉君
同知鄔君武定之民尸而祝之可也何賢乎教公曰
呂公數定禍亂陳公先事發謀鄔公又安疆宇劉君
純心定保鄔君盡悴安集天城池完固家室載寧皆
績教君子之力此天福祐武民使之安利於無疆矣
隆慶四年冬撫臺宜興曹公今羊四月御史安肅許

公先後至溇軫念新郡凡可以獲息民疾者如鄧君
請八月許公接詔武定開布腹心懷柔携載夷酋感
奮至有願獻田土以贖軍者禦所軍士皆分田治房
咸有同志此行真與金城湯池爭烈矣後官此土者
知武定為新造之邑其民保瘡痍之民六七君子先
後締造之艱則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始可以繼前
人之耿光為吾民者當思

朝廷設置官師肇建城府要以奠安夷民則當忠順
不二永為

聖世之良民子孫尚亦有利哉是役也費布政司公
帑一萬二千有奇文武官屬有勞得書者皆刊之碑

陰

遷建巡撫都察院記

嚴清

雲南僻在裔去去王圻遠甚彈壓之寄唯在重臣

高皇帝以世勲居守又安地方意深矣

睿皇帝

景皇帝時有巡撫暨設贊理軍務然不常置

純皇帝用閣學淳安商公格議各省設巡撫始為常

于時三原王公恕首膺

簡命開府于滇

肅皇帝中年欲興交南問罪之師雲南巡撫始兼贊

理軍務于時首曷

賢者崇揚漢公文盜已後歷二十四年十二公
朝廷假借事權為西南之慮遠矣歲庚申因事報罷
至新昌呂公克河

表優之又

請原制蜀之南鄙今陳公又

請異制蜀之西鄙于是幅員益廣事權益重稱軍門
矣頓府第挾淑弗稱王者諸大夫固請易之公乃相
度舊鎮守太監府吉第非南嚮乃諭于有衆移而闢
之地不足易諸祇屋者若干間為金若干兩舊材之
不足用者蒲司上議費帑金二百三十七兩有奇侍
御悅南劉公又益以三百八十六兩復給犒賞匠役

漢考人夫為金一百兩侍御洛浦田公持雲南府助
織造坊器金八十兩侍御見高劉公助給工費為金
五十兩總兵雲樓沐公助給犒賞為金四十兩兩有
奇三司及遊騎賞夫役為金共三百五十五兩有奇
奉官司出入者雲南府通判白采撥較其去元舖行
須銀買辦者曹相相等大匠受賞者副楊應學等也
肇造於隆慶丁卯正月落成於戊辰十月錄是厚棟
大梁長庑高門赫然偉麗稱大觀矣公諏吉即宅坐
于新堂幢宇葦轟旌旗旌陳列兩序文武偏禪師
儒卒士進而賀曰非是院之成不足以格物非公矩
望不足以容衆宜列之金石以示後祀公曰唯唯會

予遂官通家辰者得造堂下舉手為賀公曰是役也
吾非細碎履心焉一日款予于光化樓凭軒四顧見
池巖前陟山枕後左奎右碧如朋如馳誠一區偉觀
矣予曰美哉壯乎斯軍府之要樞江陵之偉績也公
避謝託予為記翌日即守董君原道復致公命予懷
簡書之畏懼惓惓道踰歲董君移書促之者再因憶
公與予嘗沿易為稱上棟下宇取諸大壯大者壯也
先王宮室之度貴賤有等卑不可陵高不可替凡以
定民志也矧雲南介萬里絕嶠開府譬一方其瞻居
則院者予以控制三藩撫柔萬衆可安于固陋而以
蓬廬相視哉然則公以舉凡

聖制修政務將死者之當快非徒耀核以示侈也
夫大姓四陽之邦也建之則為中央有中央陰之義吾
漢尚公制平逆黨人心戰寧唯公克成厥終疆域
底定然諸夷環主豈無懷奸觀景自平大討者乎若
然則陰之在夷前者所當決也公正已裕物氣裁吃
然諾司百職精白承德然豈無縱欲敗度速疾厥躬
者乎若然則陰之在庶官者所當決也聞比年戕叛
獲醜獻功

魏問諸夷之瞻落矣今衆奉約束者蒲伏兩階目眩
心悸謂先聲有奪人之心非欺所以馭夷者抑何決
也百職事奉章上調者其在君子則升降上下禮儀

乎度雖有回和亦亦業而從教公又以明德照臨
之辟之大明當天羣陰屏息也所以取官和者抑何
決然大衆大壯之時履大壯之位建大壯之居而行
大壯之道非剛以動之君子不能也公其深於體易
者耶公魯大賈江陵人與予同舉進士又同出宗伯
高安吳公山門下斯記事之委不能辭乃若公之鴻
猷鯁節種種注措風行震疊動乎遐邇異日紀真載
者自有錄予何敢倭云

韶察院續題名記

郭斗

雲南都察院題名者題巡撫雲南都御史諸公名也
記石而不朽也更而刻石者今巡撫火司馬長安蘭

或雖出以而歸公而後危四十年公其在成必以前
間而趨球捷復報罷未嘗專設專設則始於三原王
公錯隄則自滋隄見吾陳公始也碑各以官歷次第
之使可考也後及其左後之末茲土者題焉夫天
下大職在純綱紀綱重寄在兩憲都御史則風憲重
職

朝廷大臣也漢所謂御史中丞即是官也制所從來
遠矣

高皇帝有天下斟酌古今創制置吏設吏詳統攝百
官都察院察百官賢否而然隄之都御史獨持風裁
權其冢宰並重焉夫進退百官而佐

天子出念官至郡御史亦宗矣乃若

聖天子高拱於

務清之上慮其不能遍及天下始以省方觀民待之
風憲大臣名曰巡撫是巡撫者受

九重委托係一系安危其職有未易盡者則外之都
御史不亦重乎蓋在內乃察吏治府考察之法事有
常典可守而行至於外而巡撫則文武百僚之賢不
肖賴以辯別軍民萬姓之休戚賴以體察遐邇諸吏
之向背賴以聯屬地方利可興害可除賢才可舉用
奸宄可攝服錢穀之盈藉饑饉災變之可恤可得事
若是其繁政若是其大也而皆其職務焉雲南遠在

萬里諸夷塚處而質理軍務厥任匪輕兵難責之總
鎮然政令之弛張軍机之緩急從撫實維掌操事無
纖巨動關戎馬毫發而失千里遂謬解有不慎事者
矣雲南巡撫不取惠乎

聖明知其然是以一遇缺員輒難其任任非簡發皆
遴選而異者以吾真雖遠定重地再始碑石中所載
諸公自耳目所親記屈指乃海內名流或以侍郎至
或以尚書至無非重是任也初察院舊署舊有題名
碑石乃見吾陳公改建新院既已移刻今臺中矣鄙
公名御史也嘗直諫有聲於時後以右僉院初御史
者少司馬來撫吾滇今

上投之節或開府西南至則標文舊文急先舉大百
度維新以題名所紀多舛紊深慨之蓋先是公爲大
守時嘗奉

欽命至真州江陵黃潭陳公過諸舍而章立啓里五
公固後陳公而至者及閱碑石列名翻在陳公之前
其舛紊如缺既考至正之公嘆曰此志之不可已也
遂欲復修新志乃謀諸侍御解州兼山侯公檄藩司
舉作通業掾中谿李公以事至始以修志托之使一
省政務咸藉考訂他所舉修不即足可知乎噫公之
用心至矣夫塔四十七公者或相宜而久或未久而
遷或杜撰再至蘇歷樞要登台輔位有升沉名有顯

瞻其心雖往還石尚存皆可一覽而知也然題名於
在大堂與學文後觀美也哉將使顧名思義倍觀者
而鑒成亦維世之微意也據今所記姓名里第燦
燦星列既詳且盡錄行跡未詳而往轍孔著寧無文
章足以飭治政事足以擇名行誼足以數化而主言
立功立德狀狀不磨可垂永久者乎抑豈無與是三
者稍異而或相悖焉者乎他日睹茲石者安知不猶
而擇之以析其人品之不同若是則是非得失炯然
在目昔魯哀之義烏固往可以察來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耳公論在人心百世之下必有不可昧者
則石雖不能盡善然已得其樂矣茲舉也願獨可緩

乎哉若乃視宦遊如傳舍等歲月若流塵職業未暇
計日待遷漫無樹立上負吾

君下負吾民然地方痲痺疾痛漠然不加之念即臘
筆要驟極通顯將不外策而內作乎世道亦何賴也
茲殆非我公汲汲題刻之意亦非予所敢望于後也
公曰良哉予之言以敢不蚤夜以期無愧茲石後之
君子尚相與勗之

巡按御史題名記

謝朝宣

自司馬公記諫院題名寓規戒意後世因之滇南巡
按御史舊未嘗題名茲於志得如建善殿信觀於鄉
賢祠得未曉懂三人既前輩名實之湮檢於故牘維

未能詳盡尚得六十人用絕於石嗟夫士君子凡用
於世或言你事而所及謹風憲綱紀攸係不謹於已
何以律人謹之云何兩惟鬼大指若而議之也然於
身後事取辰在目前善則榮懷否則既辱且危善惡
之幾榮辱隨之左切于身所當謹者固衆人之見也
愚以為好惡之心原于天之稟賦勸懲之典隨乎人
之善惡矣我所當自責若無與乎我者其于身之榮
辱名之得失奚暇計哉然必已身克謹而後可以言
獎懲爾學亦未能已借書為將來告

察院續題名記

王大任

己未冬十月察院火有司以風紀之地不敢後請先

初營葺之綠瓦塔規制湫隘且樹屏近門垣殊矣觀
望謀欲改圖而隣比居民自以密邇官署不便棄隙
求售因就而拓之卜吉興事始於庚申之孟春而落
成于季夏前堂後室比棟連楹洞啟重門翔飛四翼
退食有亭觀風有樓即監書供辦之寓度閭福除瀾
廁之末因弗飾門外徙屏而遠之表裏廓如也屏之
南潔司府之館四廂倚廡僚之舍下及服事之瑣瑣
咸有棲止願周且詳方欲磐石述其事故前院題名
碑盈石亦宜更勒以純瓜代聒耳目緊惟觀感所餘
更並舉之因悅而思曰吾何修而居於院撫於碑晉
於名哉其五願名思義用修砥礪之具琢磨心術以

自執於廣居正位周旋大道中凡履菲薄憑仗

威靈矜智術逞奇虐恣其好惡以毒入之事不忍也
日漁一日求盡其職而路人口碑有堅斯石自不磨
也不然使民激為怨忿之語如滇之在昔之謠所謂
不去地無皮云者則深青濃碧厚琢深鷄求獨刷磷
滌不得祇自貽累庸何益公論凜凜嚴於鈇鉞真有
不可磨者可深省也况前途回祿天心可察不徒警
悟我也去晉分而林谷利鈍係之未可以其遠而昧
往日謹言民情可見不徒是非我也向背分而得失
榮辱係之未可以其微而忽天人之際昔人所謹戒
之戒之用託諸石附君名于座側以識不忘云

布政司題名記

曾存仁

昔司馬溫公以為名為戒直以典為利者則論後世
率淡於名君子類指為口實愚文以為過方雲南布
政司先後題名凡三十嘉靖乙巳春門廊不戒于火
石隨以燬至是修復故事合前後羣公姓名履歷併
刻一石仍虛左以俟來者時在任諸君子相與論于
予曰名之必題於石何也曰匪石榮名惟名能為石
之輕重耳夫今之文岳視古諸侯居國子民於是乎
寄以予輩列官于茲儼然古諸侯之任人之望之將
使以居予之名予之采柳以竄相責降也夫人以君
予之名予我而不思所以自勉非也以君子之名自

魁而為務。遷於古。必實勝之。善非也。是故勤宣明德。過無黷庸。以紫弁其管。於是樂官有著。政必有公。評
皆徵靈。我國。商。國。將得附於君子矣。必必存。遷於於
者。我若。二。其德。惱。滿。是。即。以。債。其。官。於是。乎。政。有
遺。慮。成。周。依。壁。以。于。期。於。國。家。且。將。得。罪。於。君。子。矣
况。尤。有。甚。於。城。者。乎。故。曰。匪。石。宗。名。惟。名。為。石。之。輕
重。也。曰。必。題。前。諸。君。子。何。也。語。有。之。不。習。為。史。視。已
成。事。則。前。之。法。措。謂。非。吾。今。之。準。繩。乎。吾。誠。師。其。意
不。襲。其。事。考。其。跡。觀。其。用。斟酌。損。益。與。道。為。歸。有。不
激。者。必。以。為。鑒。則。前。乎。吾。者。孰。非。吾。師。資。之。地。吾。可
使。其。名。泯。滅。不。傳。耶。曰。必。虛。左。以。俟。後。何。也。後。之。君

我朝在邊縣之細辨矣積土地人民

朝廷之所寄也吾今亦惟為其力之所能為焉耳吾力之所不能為勢之所不能為時之所不可預為皆不能無賴於後之君子審時度勢以償吾款為未酌之志吾可不慮無以誤之耶大章往而待來尊道而求死大章以合衆實心以為民凡以君子之道待人而固以自勉焉者若徒為參章為叱咤將焉之所謂同入於榮而差春承之雖列名于石夫奚榮曰是則然參以司馬公之言列之得毋汲汲于名之嫌耶曰公之所謂或者石勝之名也若實勝之名公固嘗言之所謂居是官當志其大捨其小先國家之急而後

身圖忠感鳴呼是志幽其德為誅宦之訓固戎有官
君手之勳鑑為誠相與勉將入之視之為麒麟為
卷右大術謙名之有節

何東建雲南按察司記

商格

本朝洪武丙子設雲南按察司示時即昆明縣治為
文國隨就簡幾八十年於共矣中間雖時加葺治然
不通為朽以堅拓而新之良有待也成化丙戌新安
茲縣繼職

命總憲足知公務之暇顧而嘆曰外臺綱紀之地而
隘陋若此可乎邊方軍靖時可有為若復因循誰之
適所遂借僚采謀諸鎮守太監錢公能總戎黔國沐

冰公殊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衛及貢院改本司
而以夙司馬貢院以圓通寺空閑官舍改為中衛諸
公稱善乃命辭具疏以聞

山可之事既下同心協謀相度區畫掄材任人咸稱
厥事幾冰二公首捐百金為倡一時在任皆以俸助
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禹壽方明專任之始事
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之十月其村木磳苑
之需急出冰公揀辦興築之役弗啻於茂允建前後
堂經厓司照磨所議門正門東西吏廡屏宇獄禁以
至康庾泡馮通三百三十餘間傑棟崢嶸重門軒豁
真寔存茲茲屆述興造始末走書徵記予惟雲南古

邊徼是地周而前未及職方歷漢唐亦迄無定屬我
國亦亦亦亦亦

大祗高皇帝謨膺天命統一寰區而塞南患心歸附
列聖相承所漸美厚衣冠衣樂與中州等而按察風
絕之毋所預以詰姦激貪鋤強禁暴使游居弗稱局
以重威是宜莊居保之同寅和之鑿守總戎玉成之
由是規制一新吏民改觀端本澄源誠非不補莊君
亦謂始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紀益振政令益明使
一方之人恍然知忠之不可為法之不可犯則栢臺
清峻無愧于興建之功憲職修舉不負于付托之重
義一舉而衆美備矣故記

按察司題名記

如 頌

宋馮李君朝用經浙藩奏改未為憲使於真期年法
令明刑政比大行改以晏然於是考尋焉幸得前人
之任官於茲者名氏若干人將題之石用垂不朽微
言於予嘗攻之載籍周命憚人徇省四方漢蓋詔刺
史行詔以六條察舉詔國唐置觀察使其後諸道帥
臣或兼之宋有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武臣提刑
提舉茶鹽常平之職前元初建屬政庶訪司以專按
察之任歷代官制不同其實皆監司也雲南去京師
萬里洪武十五年

太祖高皇帝既定其地始設承宣布政司都指揮司

以璣璣其心逾數十年教化淳洽聲名遠播中外等又慮大器必橫更之或作則人之嬰其害者多矣二十九年乃建提刑按察司置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總理憲綱之事後置僉事四人兼任分巡察舉之責然非清強直諒德望老成之士不稱其選而士之若是官者必皆思自奮發勵廉恥吏若節守正循理以求無負乎

上之任使意何其盛哉夫見萌思齋儒者之事也正己正物憲臣之體也今率居以政成之暇而為是舉蓋欲使同官之士出入起居朝夕視者與其好賢樂善之心蓋懲大律已律人之道庶幾憲度政令相與

懸緣於吾邑余茲材正統中嘗為副使於斯進什今
官其賢與否固不敢自知也後之人豈無指其名而
議之如壞視題名所云者嗚呼可不懼哉

按察司題名記

陳洙

皇明沈一匡字赫張雄圍務古建官良有深意列者
設按察司振揚威絕貞肅憲度員有廉使以總憲有
副令以分任判也然東西南北不同其人同其官同
馬王面均有標案之雅磐石題名以格往昔昭鑒戒
誼也雲南臬司題名舊有碑坊於景泰迨嘉靖凡四
暨其詳略見記中歲久姓名湮沒碑無恙地倚巖壁
哉隆慶壬申吾閩漳王公以副使攝事政軫念於永

者周以託藉之謀平石翻刻用光前或今以提去今
聖公奕踐塘頤公奉

命奉掌憲事水洪句以滋惠流政平刑措滇人誦焉
環視駐輿慨然卒成其事而屬于記之予惟古今有
代謝獨名焉不朽以制論者惟其官不惟其人以誼
誦言惟其人不能其官且名者實之對也名實之相
須循形影之相應形跡則影正實勝則名彰古之君
子樹鴻猷建駿業者率皆流聲金玉垂譽膏壤功德
在人取百世不能泯滅若皎日行天雷動域中自能
揭休光而震聽觀矣又奚待勒石奉石耶夫前之車
後之轍昔之頌今之鑿峴首興思碑以人重美斯頌

德碑所以輕重德皇志固在是而不在碑也吾憐讀
法姬孔宗時養庸身為憲臣百勝是武爵位崇鉅若
可活活善也設或奉厥度厥履行與緇厥素大將指
攝其職死而誠疑之是又可懸懸懼也碑在堂左望
之森然庶我存任君子朝往而暮咳左盼而右瞻觸
於目擊於心得亦顧其名思其諱手儀為吾人庶右
之銘矣胡不長我碑上衡析三秋視乎級以蓮科也
若註字里出身之跡賁後先慨敦謹也制蓮則正誼
敦則必止則國故凌瀛公則固敢避忌以志久遠以
詞宏表其在茲乎處舉也制憲湯公張公李公羅公
許公余憲田公畢公皆展采一堂卓帶表樹相與際

松山公侯盛共勸業而資成之余以公子乃為記其
題名在大都始末云

樂聖修撰學道記

陳善

昔聞聖與魯人修長府孔子評志學孔氏者極於窮
必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與之休養而已然有不得不
既作者為窮則變變則通時義當然聖人不能為也
予旅提學道也修建蓋亦有所受云嘗讀學憲桂林
包公樞修道碑記乃弘治十四年因岳安道而改置
者而堂三間其後為品字亭亭後數武為寢室三間
及廊正堂而東至露臺即舊址也西阻民居露臺之
東夾四樹而籠者舊露臺也南北相距僅二丈八尺

至儀門亦如之每諸生進謁雜然盈度升降上下序
立無地予每嘆曰學校儲材之地風化錄出之原而
其內之隘陋如拱大門之外丈許為門屏屏之東為
行道而公署而環列者民居也於予將使廢僚屬共
遠人觀化而其外之迤邐如坎矣而道西居氏有款
易地者命夏生誥往視之縱七丈橫七丈有奇與道
中之地相準予甚喜曰坎百年嘉舍也遂以其狀白
於中丞可齋游公侍御及泉王公期改作焉先是東
西促而南北狹其南為大戶姜公所居其北則修廟
四十楹為諸生憩息之所既已闕西之址矣其東亦
隳民居而廣之其南則易姜居地丈餘其北則移修

廊於東隅限以高垣隸是試廊增而非舊之狹隘
矣乃經始為心遠亭亭之前為後堂五間而軒於其
前為三楹兩旁為房各五楹堂之北為讀書樓三楹
拓正堂五間扁曰明道而軒於其前為五楹左右為
房各六楹中為儀門樹以棹楔新大門而塾高三尺
移門屏於行道之東魁偉赫翼煥然一大觀矣人之
登吾門升其堂者出入有度登降有儀周旋折旋皆
中矩則並不動聲色而自興起其端莊肅敬之心矣
吁禮之可以為教也如是哉是役也雲南府學教授
奚仁司出納李顯朝許伯昆明縣學訓導程九霄稽
物料左衛指揮王輔總衆工後有防守之役以前衛

持樺陳松代之。水理則千戶李輔。百戶陳昂。周岐始於庚申春之二月。而以辛酉五月訖工。凡費白金為西三百八十有奇。皆取各學缺膳。并學祖不煩。此一錢之費。予東西考較。什九在外。至於料理周密。代予任事者。雖學弟子員。祝生成也。生多材有心計。大功告成。勞勩居多。夫自

朝廷建學立師以來。幾二百年矣。督學之臣。類多鉅儒。然皆因陋就簡。未有建百年之永圖者。時未可也。予今為是不得已之役。其於綱紀風化。未必無小補云。

增建雲南提學道署記

黃琮

事必興也。不極其隆。而實有不得。然者。余以
吾國之夏。入滇。初較士。雲南府見其蓬。狹窄。試不
過三百尺。而吾肩摩背接。防範難施。至據羈彝塔。皆
無老統。繳苦。藏風雨。控濕則諸生。困甚。苦之。詢其
勞。有。瘳。編具在。而閭閻之所。供。舞。簪。皂。之所。求。率。定
悟。德。無。美。松。嘆。蓬。亭。一。役。何。使。民。視。為。厲。府。而。諸。生
曾。亦。得。寔。用。乃。爾。也。歲。而。較。亦。歲。而。構。是。瓊。氏。終
無。已。時。也。去。樓。未。安。非。事。不。可。推。時。以。俟。蓬。未。蓬。年
忽。乃。撤。雲。南。州。邑。查。所。供。額。金。二。年。得。三。十。有。奇。稍
以。化。金。益。之。召。兵。度。堂。前。長。亭。三。十。五。楹。度。兩。階。作
廣。廊。左。右。各。三。十。五。楹。而。地。勢。不。足。不。得。也。拓。二。門。

長數尺廣之於是合之可試士五百有奇而危危撤
撤視前庫室狀不啻連與工人恐告余曰室屋猶人
身也一尺之面而僅一一之軀康不稱何今蓬亭殿
竊亦一尺而心願諸園之余睹踟久之仰視列屋已
半有地嗚者草之亦惟其特於是內自中堂寧堂後
堂正寢皆撤而更之視舊廣可增十二高增十三外
向懸門而垣表皆撤而徙之各處出二丈許其左右
則昏吏門隸廚滷之所或修或葺皆犁然儉矣工人
復踞道曰是如盼未頌然席矣門益出而屏益近室
益未而後益縮瘠其背而閉其口於喘息榮衛宜乎
於是著地且盡則問之前後之居者九十一家厚其

臨城臨之得屋凡七餘間撤其後以爲宗樓撤其
前以爲廟以聖廟聖考祠南也西廡餘以居諸執事
黃房壁之取闢爲射圃其南建射亭亦是盛堂則金
聖始成中開射流泉始帶登樓則四聖雲山峯如屏
如戟層環拱漢中之勝味爲太親矣夫是豈盡祠祭
之事乎惟幸以一亭亭故致考然自至亭具而士誌
詩者始復一司之安小民之視歲考也始免供辨扶
衆悉苦暇律日歲編且從其可永裁則惟以百項費
而博其一便私心猶竊快之足真所謂不知其然而
興存不得不然者蓋昔王仲淹有言旁入逸已胡寧
是嘗崇諷門令所以不累廣舍也是然廣舍事頗類

續如前云奉為諾王為細民果且出逸已否余不得
而隱者抑古入興作類蓋役民令物取諸直工取諸
情小民名托予未實以懲將至耳果且出勞民否余
又不得而隱也非逸已非勞民幸所謂証言無咎余
不知有命乎否也姑述所以令觀者得從而是非之
處役也肇工於己酉十二月十日竣于辛亥十月
二日計費金可八百有奇皆出祖康撫臺周公助料
奇百金有奇合之可近千金買民房十一家契共十
三張價銀共壹百二十五兩五錢具刻碑陰督工官
按察司檢較陳奇中憲知事鞠純仁例得並書其他
項細可與盡紀也

廣都府碑使司題名記

卷一
善

碑

聖祖既垂鴻業用吳雙美

神護睿真迥出古于是衛禦所東西星列拱不惟
闕獲辟書出示永畧其碑壓周益殆建視百委矣美
致其制為衛才有七軍民指揮使司三節禦平戶所
亦而董矣以御種種使司其設官節指揮使司和食
事後一人蓋至洪武七兵乘而經制木樵二百軍乘
專聞於茲者固多無黨之士不二心之臣然知忠孝
大義者罕矣其姓名不列之貞石何以彰往教示來
余先是題名石有二其一自洪武辛酉平侯沐公起

至四十七年都指揮僉事王世科止其一自都指揮
趙晟起至都指揮僉事劉珮止題名已通隆慶二年
上節趙君弘祿來視閩篆數曰古名將有言人死帶
名紋列名于石可以其人境而品藻之也于是伐石以
績題名閩記於予予自庚申歲視學於茲至今逾一
紀矣閩篆時以志義奮發者有王君世科乃今有趙
君宏祿王君桐燾饒智畏趙君懸直勇不畏死使誌
利害當率吏則杖箠死義趙君其人也可嗟乎以予所
聞見若夫則前坎豈無趙君若人者乎誠有之則可
指而和也後坎豈無趙君若人者乎誠有之則可指
而和也視之則其人或忠或邪明鑒具在不可得而

迹雖存感于忠義則良心在不自知與此不可得而
逝也然則此碑之立辨忠邪于吾時定集於于百世
運及心哉

登種德報恩者改行而業西焉斯豈非

聖祖府美變美之遠意尚設官取衆之彝典歟趙君
以入鄆或行珠塔及坊誠知所望也越數月楚沅楊
君類來刻標遊事其負忠勇亦趙君流獲也喜怡楊
君使刻石之上方

雲崗府題名記

施 呈

嘉靖癸未冬太倉茅公承為承守我邦正經興民敦
古憲祗不期崇滋成士民倚以為重公方飲然弗自

有也。恐曰：惟茲下天既阜，且授豈予一人之休，而我
前守之遺軌，是賴會稽董公懋著厥績。既刻石建亭
于府中門之西，以張大其事矣。前後諸公，曷可俾無
聞耶？于是稽其名，以履歷刻漢以來若干人，並建亭
於西，而命墨記之。墨惟雲南郡縣之設，始於有漢，入
唐，歷元，漸染華習，迨我

皇明肇建，府治簡守，臣以牧之，殆彬彬乎盛矣。是固
我

國家人文之化，丕周四海，而諸公承宣之績，焉可誣
也。夫經漢迄今，允幾易代矣，而砥礪始盛，則大積累
之功，豈一人所能致。雖張犯損益之間，各有能有不

能與殺以自盡一也慨自封建法廢而宗之制不
可復舉故墓以必守水氏以治去晉邈代之廢常也
其或以後存或以功著去也有忠遠也有進而締結
之弗容已者則豈可龍水取豫致哉故為政者意已之
弗有爾苟其有之即得即光夫師僕於君然非若以
結實於為深者之心也昭名以勵世其主言者之道
也史名以垂此為人後者之事也諸公之在當時即
無意於石矣不有以表之孰從而彰不有以永之孰
從而傳之也耶此題名碑所以不可已也夫碑自今
而及於近元以上者微始也元以上或善或不善者
存賢也今則無不善者致詳也微始則知本存賢也

獨致詳則知考三者立而彰往傳後之義備矣自今
以始吾民之拜亭下者必將曰某也循某也能某何
德果何功諸公之緒吾民之思不將有賴於是乎否
則亭無指而議之者乎後來者顧設斯亭又得無計
名而思初乎

重修昆明縣治記

吳鵬

昆明者故滇池地自漢元封以來沿革靡常至我兩
本朝改中慶路為雲南府以昆明隸焉益劇盛也縣
初建在滇池之良隅位置弗稱再遷得今治然創始
時率從粗畧規制唯甚及今天百有餘年堂宇廳舍
日就傾圮風雨不蔽業曠山積架閣無所獄庫淺狹

垣止敗門出入無礙即有輸稅於公者及訟者至與
盡斧環刻庶下濼不可苟識計今茲縣者不知九幾
人固亦隨宜補葺要之因陋就簡未有能易新之者
非所以示觀瞻也嘉靖壬寅夏四月值馬君宣知縣
事始至喟曰諒有之廉遠堂崇視塵滯足之不務而
又焉從事於乃毅然以經營為己任上其議於大中
丞白崖劉公報可巡按朱公南渠亦曰可藩臬諸司
皆曰可於是憲財用計徒庸量事期示章程議式廓
以甲辰正月初十日經始為堂崇一丈九尺基加崇
三尺正門基崇二尺儀門二尺有奇市民居拓地從
九丈二尺橫二十五丈一尺為周垣一百九丈四尺

為衙三為幕廳一為祠為庫為獄為棧為亭于堂後
者二左曰致恭以禮賓也右曰慎思退自省也獄中
廳曰回春示仁也由門堂解舍而降至庖湔之所約
一百七十有餘間皆新作其他則仍舊而加修者關
西就佳高明炳煥翼然改觀於是年六月十五日以
成告費收諸官計銀五百二十有九兩工匠取諸雇
措夫取諸民每丁役其力止五日勞耶而不怨君子
曰是役也可以善矣人興作重事也春秋凡用民必
書以見勞民為大然使之以時則又未嘗不致喜焉
予竊怪乎人情樂同循而官政憚改作非甚不得已
終不敢更一樣至有視如傳舍終代以去者為君獨

以經營自任尚衆人之所忌而不顧大中丞公以及
即司悉聽之而不疑其士民亦視履成績而樂道其
善足以徵變孚之義矣同春秋之所予者書之以告
後人俾勿忘其所自始焉君名宣蜀銅梁人為政知
體多類足

大理府新建督學試院記

江和

樸榆文士甲滇雲二百年來有司作新者代有試院
闕如也一書院不知地自何年蕪廢不治學使者至
率就試於御史臺其飭以茨以緇而不以陶埴屏翳
風雨之不時則諸簪筆之士至不能安席卒乃事且
材違違貸之民間不無兩厲焉太守病之以謀於郡

諸人士曰書院委之草間武院借之他所非計也是
可易無用為有用乎諸人士咸踴躍稱便更請之當
道重公亦報可即日撤之得材十之三得植十之一
餘但朽腐不可任然安所得地而棟之隆之乎適民
間有隙地在郊東隅欲售者倍與之金錢而揮弁之
守冢者亦以其內令地餉太守日即先諸僚屬糾度
諸藝士一材一植栽我俸蠲錢以助一爨一役悉量
待許工不兩月學署巋然聳翼然峙翠飛而鳥萃者
為堂拂雲而落星者為棧文明以上者為棹楔窈而
深窈而有制者為試鴻繡閣取起有空庖廡環列墉
垣葺固久埋之改以舉不朽之觀以具予以戊午春

較士全瞻闈而若外言言翼翼耳目一新以當太守
太守不有既軍試諸博士弟子州而弁者感太守功
請純成事予曰居此太守之為是舉乎凡士風文運
從精神而新耳目者曠精神者也又有苑講有壇而
賓主有館牖耳目者也太守毋亦借共為作新者机
耶非夫一試事之兢兢已也諸士新其識語語發之
性靈言言抽大埋與毋散帛而予金饗毋燕石而寶
匱藏于新其養日令神明之蒸雪精氣之局鑄毋躍
治而為不祥金毋受駕而為負轅馬于新其獻處若
保母之閨閨婉出若春思之照百昌居常則外其家
履變則外其身于城之謂日新城之謂盛德此日月

同幸未與乾坤同景燦斯母負於今日更新之會也
且爾溘之所乏者豈文乎玉馬流徽於金碧叔覽樹
檝汗涓蒼拓代則首軒奉使嗽唾珠玉如信陽霧人
逸客照耀夷夏如成都而武昌落木握憲鑄人又以
其風流文雅中樞而後勁之斯皆諸士之前修而吾
所望於新新無已者則不第文章彪炳聲聞奕奕如
昔人所云小技壯夫不為爾也人文翁治蜀教化為
先子雲相如源流脉絡適有可尋太守諸君可謂知
所先矣爾諸士作新之意尚其亟圖焉緣諸君奉燕申
前請遂此而為之詎是役也太守傳皆董其成即丞
令陞武定府黃廷鳳鹿江別駕署太和縣事程文弼

別駕杜漸區金龍太和令孫技術俱力厥成得並書

遷建大理府治記

李元陽

古者建侯置守非依山天川必依形勢既塞以為固猶必審向背之勢辨陰陽之宜而後測景正方以昭宣達焉禹設險詩詠攸萃略可暗笑大理為郛西據蒼山觀乎平伊東距洱海浩乎萬頃山水交于其外城邑奠乎其中矣非所謂固而可守者乎然山延其底河流其震枕山襟河惟其位也乃舊治面離而出席坎而居枕既戾山襟亦失水始拘法制之小得終虧與地之大觀識者每以為言吏事委之循習隆

慶邑心內江劉公翔以監察御史巡滇按部所經思
存天體謂茲郡居南中之要處撫夷戩之大防氣得
中和土號沃沂而府堂坐墜解宇翬欸必欲革彼因
循蓋亦園維久遠乃撥監司太守長慮僉謀陟降山
原法爾規畫卜占協吉事在必行惟時巡撫都御史
江陵陳公大賓聞而善之乃伯錢塘陳公善長業陳
公持苑贊而決之於是諏日興工伐木輦石明其位
置差具後先正堂傑門有嚴有翼乃沿衙解乃作廣
宇長貳法屬以柱差列視事烝沐各適其宜庫藏困
園深觀蔽固吏舍衆積閤鎖惟稽戒右有亭禮賓有
館工程垂集作榭於閤更漏貯焉市類榜焉所以統

率州邑表正典章望之峨峨即之秩秩小光水色蔚
半異相扶也炳乎與相輝也二百年來久闕之典再
期之頃適觀辰成父老觀泮縉紳胥慶庚子始事士
朝卒土用銀以兩計者二千有奇用工以人計者八
千有奇則限不秣破民不勞處置徐徐故費不侈於
周六月太守述職述行以記見屬且曰周人考室風
雅着之魯國作門春秋我焉方今

聖人御乾萬國翼衛惟茲山郡遙控諸侯若非環峻
康堂何以觀示方域願鑄金石以永萬年陽不文然
不能辭乃載筆列述其事以見崇顯制度之意焉

臨安府距海向幾五百里古荒服外地前代建置沿革詳於志攷

本朝

太祖高皇帝元首萬邦肇興一統洗先代之陋宏盛世之規置府於衛之右大乎相制控彼諸夷是洪武十有五載也時制尚未備迺洪武二十五年通判大名許公草繇守瑞寧左遷於茲始經營之前為坊為門為堂池堂之後又有堂曰憲宣左右有廳東西有舍外直舍內置庫自刺史以下宅皆朴素繚以墻垣度以洵瓦環廣可二里許判山前拱北巔後峙連水南環蓮池西限西為學宮制度宏麗陰陽醫術有學

申明疆土有亭園圍有禁頌州四縣四百海為東南
要領置守禦十戶所二屬長官司九若納榷茶旬獨
居河內若虜容旬後處旬思陀旬落恐旬左能寨聚
處河外其西偏也若安南教化三部王弄山其南偏
也蓋通外國若交址若車里若八百所謂邊徼重地
也方千里之廣民至百萬之夥所謂為滇上閩為天
府也乃若戶尚詩書人崇修靡守此者妨於襄陽世
公承寶繼而程公子益王公席沐公志光陳公禮慎
公瑛徐公文振劉公芳王公佐咸權自名宦後先相
望有聲其賢與否吾不得而知也瑛以刑部員外郎
來守此四稔矣才不稱任恒自踐衆上以仰答

天恩下以備就民情因事制宜一求於當而已也若
其賢否吾亦不自知也同列請刻諸石因併記

新建永昌府治記

楊廷和

永昌古哀牢之地置郡自漢永平始歷代多因之元
務遠略創立金蓋大理都元帥府於銀生崖旬其地
在今千餘里是所謂金蓋也後以遠不可守改為衛
移就永昌府仍冒金蓋之名其實非也我

朝洪武壬申省府以其名併文金蓋永昌兩千戶所
以金蓋軍民指揮使司永平縣亦隸之領之者衛官
尚未有鎮守內臣及武臣也景泰中始有之

朝廷悠遠文教踈濶上下交征日腹月削盡民之所

以與地之所產不足以供糴糶之欲而日華園戶
口衰耗盜賊繁興君子小人咸相嗟怨往往言於所
司欲後府治前共巡撫屢以

上聞輒下守臣勘報名阿所好因而庇之虛唱夷民
以必不可復之狀甚矣永昌之重不幸也嘉靖改元
巡撫都御史何公墓蓋春遂謀於鎮守總兵沐公紹勳
巡按御史羅君玉希君春連章請革鎮置府議

上報可遂改為永昌軍民府永昌今閭之室家胥慶
相與語曰而今而後庶幾以生矣我有田畝我食我
力無豪奪我者也我有男女我婚我嫁無脇誘我者
也我有官守我師我帥無御夷我者也不圖今日復

為幸民必新

天子之賜諸守臣謀國之志我子孫百世之利也未
幾何公召為吏部或有鼓扇頽民欲害其成者都御
史王公啓繼之亟以興革之原禍福之幾榜於道路
仍留藩臬重臣往殿之捕首事數人寘於法天例復
靖御史傅君桂按部至永昌其土民具言府治未建
人心且將惑傅君即日審勢定址計財料立以內鎮
守舊治改為之王公特檄叅政鄧君相副使蕭君乾
元董其事而閱月而成一如他大府之治法所宜者
固或不備永昌至是真大幸矣布政黃君志蓮人來
請予記人人下之事謀之在同成之在新而運之在

機自永昌之人病於兩鎮之虛也凡有憂民之心者孰不欲更之而議或不協又厄於時勢之難為固有獨倡而無和敢執而不能者

聖朝更化百度惟新何公首主其議王公成之而鎮守巡按藩臬諸君又式克相之是以一興革之而惠流遠徼功施無疆信乎運乘其機而謀與斷皆善也抑余微之漢事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潔夷俗安之善於史傳至於今誦之不哀矣則近日守臣建議慎擇收守之意亦後來者所當知也府之復其事為重故詳記之若夫經營之役固在所畧云

永昌里社義倉記

顧光祚

永昌古來年國視今寓內則西南之窮壤矣漢夷雜
耕田無別賦而又兼并于有力者之衆是以豐者餘
瘠肉而約者或不厭糠粃且不謀朝夕無蓄藏徒以
其土之所產力之所攻者相與貿遠平旦側肩雜糶
于市乃可給農炊每時未及參泉戶輒回財以迎厚
直而不執牟利之人愈益騰糶焉里巷狼顧則叫囂
渴頌鳴于官官使吏治之亦與人人阜也先是兩臺
聞而閭之撤有司發帑徵粟以格出貸惠甚溥也而
轉相徒鬻不免騷動利未必佐及于民而先售之蓄
矣詎不公私俱罷哉歲嘉靖甲子泉州壩齋王公春
復以兵符駐劄其地閱茲弊而憂之乃取長孫平所

論義倉法與朱子社倉之制詢謀於時有司及其父
老子第而實成于鄭大人足泉吳君松乃稽茂可出
粟者以戶計得若干人不旬月募粟六千石有奇又
康得廢倉基為庾康貯之而一時之民命胥賴焉比
年歲告歉即糶糴而賤其直然直雖入而策後之議
猶復詳然或云姑生息以衍之或云貯必溢又云願
則民且負若資而守者為尤難計人人殊莫知筮決
而予始握監司之

命未則與郡守張君元諭謀張議買田以長其惠事
半復遷去而予固以其直之半易粟於倉田收腴者
而定其租額適巡臺見高劉公按其地復為議徵散

之法而後成焉吾知時散則無泄矣吾欲則無負矣
宮治之具出納之奸矣然則念其永惠哉雖然有說
焉人舍必曰義舍曰必曰義曰何我獨不可以釋思
乎孟戎即孟子所謂命者是焉先王思以共養人之
欲而制其求者也使人惟利之為見而罔識有義與
命則約者微非分之獲而苛望於人豐者必淫決其
心而不窮其款不厭祇見貪與吝之為交而漸漬以
入於競世惟有衆時得而食我今吾欲人之約者約
其心於分義之正但思所以自獲而無畔羨之心豐
者豐於義豐於施而不罔市於時以階屬心安於彼
於之分定而行履其素位之常則比屋皆義人人其

足而穀不可勝食矣。倉與田之非久也。管子謂倉
廩定而後禮節興。于則謂禮節興而使倉廩食。此正
撫皇則吾陳公詹卿約並行之意。真惠之博大而
悠久者也。已後就正於蕩泉諸公會。以為是憂吾以
登於石是波也。始贊謀集事者。先太守楊君。胡公。陸
楚守。張君。澤與已。陸泉。會趙君。龍。著事。提舉楊。振。宇
通判。符。二。近也。總經理成事者。今太守。關君。維。為。同
知。孫。輔。知。縣。羅。廷。賢。已。謀。慮。同。達。以。相。其。成。者。則。卿
大人。邵君。惟。中。寇君。薰。胡君。采。與石君。雷。李君。昇。都
閩。趙。明。臣。也。其。翰。臬。之。卿。督。義。士。與。指。揮。之。有。皆。績
者。未。勝。載。載。之。碑。陰。

陞姚安路記

元政賜玄

雲南有郡曰姚安當段氏有國時為姚府居南詔入
大府之一其地有茶山修谷平疇廣川既縻鹿魚蟹
之利其上宜黍麥穀稻其民尚美俗樂善事嘗考其
載記高自昇泰相國六世至護隆封其長子隆政為
姚府越雋會川三郡之演習漢習者使國牧守之稱
也皇元憲宗皇帝在位歲癸丑世祖皇帝以潛邸奉
命征雲南段氏國亡降姚府為州隆政之子政君入
朝授武毅將軍世襲姚州守政君卒子明襲天曆戊
辰又入朝文宗皇帝嘉其世濟忠孝自遠述職賜衣
尚方賜鞍轡束黃指幣稱是命陞姚州為姚安路明

為姚安谷軍民總管。高亮之子阿海率扣人禦賊於險。越及明年。亮子高亮之子阿海率扣人禦賊於險。俾賊患多。邀王人督師。推委阿海備姚州判官。行州事。至順手辛未。夏明始還。鎮賊退兵。解民劇復業。乃。初姚安路軍民總管府。於是招流離。撫傷。或關。汚。未。還。侵。軼。既。乃。結。官。舍。箚。却。傳。定。民。賦。時。軍。儲。姚。安。父。老。黎。庶。咸。自。慶。幸。相。率。言。曰。州。陞。為。路。以。高。侯。之。故。若。之。阿。相。與。改。親。以。求。無。負。聖。天子。之。命。以。無。忘。我。高。侯。之。惠。佯。求。請。辭。余。請。春。秋。當。時。諸。侯。有。始。封。為。公。或。先。高。侯。後。乃。書。子。尋。復。書。伯。意。其。有。褒。貶。也。說。經。者。則。謂。列。國。朝。聘。之。儀。各。有。差。減。持。王。之。法。不。行。

諸侯之國日削往往儀不修物則有隆殺以從檢信
有是哉何其不振也高屋當納歎之初貞蘆不絕及
費兵之後深度不賧遂克大其封域之稱號是賢於
春秋之諸侯者益嘗論之世祖降府為州將以易遠
人之視聽決致遠之權也文宗改州為路將以固遠
人之心志決柔遠之禮也上以昭時王之制下以著
諸侯之節可不務乎雖然為姚安之吏民者盍亦思
曰昔為州貢賦附庸于大邦獄訟受成于上府人為
路矣言可以專遠事可以專決誰實使之然哉其能
精白以承休勤敏以迓事斯則吾民之報邦侯也為
邦侯亦盍思曰州陞為路恩至渥也吾以遠方之俗

求自列於中國之懿果有道乎亦惟曰被聲教而
已於是近聘劉益閔陝之士以為民師遠購涿泗漶
洛之書以為民學吳時燁然聲容文物之盛非蜀之
文翁閔之常袞歟豈復有邊鄙虞也哉斯則邦侯之
報國家已余叨天子禮官當宣上德枕西南而望雲
南距輦較萬里嘉遠人之有志於斯文也故詳說以
告之

劉川州治誌

昔雲南六詔劉川為劍共詔後併六為一遂置劉川
節度使元初段氏世衰高氏送興因請鶴川為路而
劍川改縣屬焉今柳能克即其治也元季天下大亂

豪傑蜂起王甫場度擅有其地安于雲南梁王以縣
為州授慶菴政兼知州事

皇明奄有區宇外薄四海用不率服洪武十四年
王師戡定雲南置府州縣劍川沿舊為縣未幾晉顏
都等聚逆逃之虜據佛光山以拒官軍度第楊奴潛
請軍門款附因命知州事而劍川運糧為州厥後奴
意不執乃廢舊治即上登之廣明寺為治以便私事
未三載復創治於下墜羅魯城背山阻水險僻湫隘
蓋欲負固以起妄圖明年夏四月舉兵殺官僚士庶
悉罹其害克平後使司遣浪渠守李崇仁來攝州事
仍于廣明寺設州逾三年廢墜不舉惟示姑息洪武

二十三年春吳興趙彥良來判是州下車勸民之急
捕反孽以奠井邑釐故要以章姑息公餘從容謂幕
賓熊朝宗曰州治戎之瞻仰政令所自出且廣明非
政事之堂羅魯賈叛逆之窟吾嘗遊柳能克觀其土
地奕壇水環抱閭閻輻輳商旅雜遷古人置郡邑
立城郭歷世因之良有以也蓋萊農隙以移於舊乎
熊君曰善乃白于郡守楊公二守高公深然舊治之
宜於是萊州之人皆鼓舞而樂趨事為不數月視政
之堂典幕之司儀門廊廡公廨吏舍翼翼落成而民
居相為羅列街衢闡闔不改舊觀視昔有加焉至文
學之宮祭祀之壇與夫城隍祀典之祠溝洫道路農

利之類凡所以禮神惠民興利除害之事巨細畢舉
君之用心可謂至矣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
可勞而勞之于於趙君見之矣劉川士氏請記於石
予直書其梗槩如此趙君吳興望族也舉賢良熊君
海舉秀才臨邛人

中慶路儒學記

郭松年

惟夫子之道與天地並語小無內語大無外國不可
以夷夏為限閩然而教不徒立視王化為遠邇王化
所及教亦隨之雲南去中國極遠其俗朴魯毡裘椎
髻傳記所載帝女六子即其先者是已稽之為服其
土地之賦包匭之貢無與焉漢武事西南夷始通文

化迹其郡縣可考見至於唐名節鎮永殿王號宰籠
羈縻而已又安得如身使臂臂使指比于內邸而臣
之哉聖元卷有六合涵育生靈以煦以休維以神武
四征不戾而崇儒重道設庠序明教化以作新吾民
者多矣歲癸丑今皇帝居潛邸能飛之望四海所屬
念祖宗開創之艱將以纂洪休拓疆宇重以大詔八
賡首頌星碎相為長雄于戈日尋民墜塗炭爰興弔
戍之師旬時雲南悉定邇來稍變南俗布元法置官
吏宣憲度遠人始知有生之樂聖上遠鑒三代永惟
磐石之固詔立皇子為雲南王啓封建也至元甲戌
復命平章政事賽典赤行雲南中書省事治中慶既

至均賦金以息民廣屯田以積穀省刑罰黜盜賊優
柔厭歎甚得遠人之心暇日集僚佐而言曰夷俗資
性悍戾豈不畏義求所以漸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學
乎乃獨俸金市地於城中之北而以基廟學中慶于
古為新闢其西南瀕昆池地甚卑濕獨北偏最為爽
塋故卜基從之無暇於取文明之方也自余執政登
麓有諸公劄劄已俸以資之其木石之價工役之費
不取于民而用已足凡為屋五十有三楹禮殿奠其
中夫子巍然南面而兗邾二公共夫十哲配焉兩廡
翼其旁七十子之徒及歷代名儒有功於世教者繪
其象而列焉內外有門左右有堂雙亭對峙跋翼翠

飛別建講堂以為師儒授受之所總始於至元甲戌
之冬落成于丙子之春是歲八月上丁行釋奠禮於
新宮牲幣孔嘉獻享有義載白圭韶怡怡熙熙迪觀
迪悅於是華夏之風靡然可觀矣初平章賽公既始
其事甫即歿而平詔平章政事脫脫木兒繼踵荷事
一時叅佐皆中州士人孜孜之愈力竟畢其功仍擇
官茂子弟之秀者以補學生奏服其身命蜀士王君
榮午充教官以董之肄業焉嗚呼教無類也孰謂要
佩之不可化哉今大雲南荒服之人非有改教而風
以資於聞見也又非鄉黨師友之習也一旦舉中國
之俗以加之皆反心幸而若其國有者于以見王者

之德大以退人子之道尊而明而異域之果不難治
也他日化成俗定人才輩出彬彬乎齊魯之風則任
斯事者宜無愧于文翁云

重修雲南府儒學記畧

王 鑿

孔子之道如天用不廢時而亦或有不及昔人謂懼
雲之喜能行諸夏宣尼之道不及汝根以日月麗
天陰虛獨暗非物有障闕之也耶闕而闕之則惟其
特惟其人雲尚古西南外徵叩笮冉跣焚珪咀呼之
域蓋在我

朝作鎮成蕩是學設科成皆丕變滇士彬彬而出縷
魁東蒂立於其朝興中州爭先非以其時而正德已

卯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公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陳君
察始坐視學淑隘卑陋堂殿門廡梁楠地齋聖賢象
談黜昧剝落相顧嗟咨謂茲土雅遠

京師

賢賢漸被比中州而風化所出無憾不治何以仰稱
朝廷之意望遠人之瞻乃命知雲南府事胡君鑄董
其役窮兀賈暴罔民拓大成殿遷尊經閣編虎觀深
椽設儼煇又伐石為門楹以棹楔費舍旁列周垣外
繚煥然改觀始事於己卯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述
近來親咸有思染頰水之意且願紀成績以示後余
惟道之在天下異古今遠道昔之障之也道果損乎

朕之闡之也道未益乎而二君子成績不可無紀故
為記

改遷雲南府儒學記

黃 珠

秀曰人也幸而四時以馮武幸命煩乎天而應乎人
幸之時義大矣哉故幸非聖人所諱也幸而當其悔
乃下則惟頌慶者幾焉予自己酉入滇訪緒紳先生
儀然造曰夫興學若文非子大夫事歟惟茲學宮定
居西偏漱壑庫底而長春觀獨據巖境為陽明之會
堂以所重若彼所輕若凡也鄙人有獻乎大夫即無
言秋相故事其以互而新之德且無種予曰唯唯否
否幸言三就其楹圖之諸緒紳既退予歸視之良然

者學宮建於至元間平章賽典赤脫脫不兒胡虜室
言案文知府初寧及讀元御史郭松年記有款闡地
勢卑洼無暇取文明之方之語則知其意固亦有不
滿於此者蓋當是時元以愛子王滇滇城廣康幾許
王宮跨其五六不得已而以西偏唇孔殿無怪其然
乃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於茲矣梁宮廢址改而為公室
者不知其幾而獨其寂勝之區以繼流處之使學宮
偏弱仍昔殊所未解詢其故有哆馬上屐詩書者從
衆齟齬滇士紳當一舉不克遂嗷嗷不敢後發耳噫
馬上得之豈馬上守之學校設而教化行諸怪黑祿

樓者誣非詩書力而循欲伸要教於吾夫子之上與
入室更戈何異禍彼無足咎獨愼臨墜者鴻臚相望
而是議卒落實到今則時教以有限之者越三軍士
子諸縉紳後中前說子曰可笑草言三就又何之矣
於是諸縉紳博士弟子群詣而洗上吾檄暨司梁瑛
而環視左右猶若有徘徊外觀者子曰是何為耶必
若所言則是勇不改服而巳不變孤也予嘗惡聞若
說章而不當予猶當之為力言於蒲泉長者條其便
以復而悅皆報可於是都人士歎聲雷動雖金翅事
擇日辰

孔聖於長春親迎

玄君像於舊學而大議遂定矣先是縣學

聖殿正當長春觀之後而觀宇魏戎持政嫌於高壓
茲既以觀為殿前後尺只無

而人子理故以後殿祀

啓聖而學舍而一之而

啓聖之左則縣學明倫堂也改為府學於是右復關
地建縣學焉而學之前有達議者嫌與

聖殿不續乃築堵相直而安晉道遺居其西又以不
得東更焉病則請以舊公議府移之於是學官與長
春觀安晉道三役並興驟然煩費庶工取諸備材叙
諸市金取諸募於公私一無所擾竟嚴程告成成鉅

麗各倍性昔者則天道協而人情順子來不日之功
明也外史黃氏曰俗儒動言舊員蓋拘於長府之語
不知井道不可不韋是獨非一言耶韋卦六爻聖人
不言不韋獨初九韋用黃牛者時無與也六二彖中
則進以征吉九三剛燥猶決以河之九四而上則韋
道成矣子觀斯舉諸士神遲遲至今者儻亦韋固矣
時之意若乃身非初下而猶托於黃牛之占則天下
事當付誰第人可樂成而難於謀始當二女同居之
口欲為落落難合之圖苟德之文明才非知說激則
散靡則隳誰免征凶之凶而履致命之吉貞厲有孚
易所以三致意焉予以是知聖人之教非身體則弗

能知然非真見其必然者堅志而力持之欲望有濟
豈可得也今幸且告竣矣草之成則有虎變大人豹
變君子取小人亦為草面明賢才奮而舉命通風俗
淳而奸宄息之象也子津津有後望矣是役也主議
則少司馬漢川敬松周公諱嘉謨前直指新城壺丘
顧公諱漢而今直指姑蘓吳茂毛公諱堪均捐貲運
厥成焉會議則蒲伯富頌劉公之龍署臬事憲長閩
縣顧公思啓憲副富川汪公若冰而學棟珠實始歟
經紀之查議則雲南守彭君憲范昆明令張君文衡
督工則前雲南府通判許君報國今雲南府通判鄒
君雲衡王君敷納分督則按察司檢校陳奇雲南府

經歷欽若右衛經歷沈應本廣南衛知事李枝湯而
雲南府學訓導賀維芳昆明縣學訓導張彥皆左右
効力者所費全計二千二百有奇兩院之助者若干
諸大夫之助者百六十有奇學使之所措辦者四百
九十有奇鄉紳庠士之義輸者四百一十有奇學工
於壬子年八月臨日越十四月而畢夫魯公修學而
春秋無紀者以為可勞而勞雖勞忘其勞也今將以
魯洋例之似宜無善願一時而三役並起歷二百餘
年未滇人所圖改者今始克遂是安可以常役視耶
善之以格大事焉可也

雲南府學田記

劉會

萬曆庚子歲予觀風事竣再入昆明念終果無所及
予未即及亦不能人人徧後且弗繼予足謀為創學
田出本院住所舊田債一千六十五兩屬雲南府守
周鐸推官孫台繩純之置贖田三百二十畝有奇公
賦外可得租錢一百一十兩歲以其半予贖暮日
給兩學士之最貧者仍半貯之積三年大比盡給五
華書院中為諸士課文費五華課士有司故有贖原
矣則額外稍優之不因是戒其故贖也歲暮為兩學
貧士資爰發歲比為十八郡俊士潤毫額田有常文
無使進租額有常供無使溢米案有常贖無使去其
符矣可維之道也即不能人人及亦余涓涓一念耳

若夫永存而錫類之則惟後之君子

雲南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聶良杞

雲南為滇省首距其地一都會也異時嘗通為郡縣
矣學士大夫益教身親經畧之而風教未洽人文鬱而
弗宣孰與遐邇一體胥味耀乎光明若

今日者滄颯草昧之初

高皇帝威靈無外用夏變夷諸所隸籍伍符牘列斯
土者率從中原徙置名為遠徼定則內地奈何執固
陋之譚猶自鄙夷滇人甚下謂也以予觀雲南府學
鄉貢題名碑蓋益堵

聖化闊遠矣滇建學五十有三雲南府學其一也姑

洪武徵南迄嘉靖丙午九鄉貢得士三百有奇前監
察何君燦所為玉石充牣無餘地矣繼自己酉而下
以至於今天又六十有餘人不勝載也噫嘻甚哉迨予
不接聞之千里而得一士猶比肩累時而得一士猶
接踵言其難也今天下三歲一貢士于鄉在交耶已
若矣矣則所稱難者安在乎繇今攷信是鄉先語有
身都將相功在

社稷顯名不朽者矣屬者亦炳炳有名世之業自筮
仕至求鄉爵身南金終始不二行者亦何偉也矧所
謂比肩接踵非耶而搜咫尺自豎罔綸繩墨以效一
富而比于鄉者又往往是也噫嘻盛哉夫際

邦隆之會幸而學古通今為世推擇異間於遠邇士
之遭也念

國家廣厲旁求至意夙夜孳孳務一稟於先進之矩
以庶幾乎中原文獻士之所自效也若乃見聲利之
華聞道德之實因遂淫戒亡稱甚或益用諄諤以至
於於處盡於望陽轉於邦者有之此其人至微末不
足道固縉紳先生羞與為伍者矣之始末嘗不稱得
十後乃陵夷也斯非所謂得失之林而為士所當考
鏡者乎雖然此自方內通論微獨一隅之說顧繇前
赫赫聞者言即所在豪俊辟易何論南中繇後泯泯
無聞者言則恐世之人將復藉口焉以為是猶未離

乎風氣之外者也謂

聖化何嗟夫士生足鄉而幸與乎斯石者安可不務
決策哉先是倭寇海諸孝廉業請重為碑以綴下
方之跂特予亦存以應之今受事三年所矣不倭固
甚愧作人用故而乙酉之歲所得士甚張熹也以下
四人又相與有一日之誼者竊不自量為之粗陳大
義如此用以徵諸他日云

修建五華書院記

黃 琮

黃子以己酉之夏督學於滇至別間所謂五華書院
者以試事方棘日進夜雨迄聞不及一詣比冬始往
觀焉途奈面拱翠澤胞羅真不減白鹿謝麓之勝而

頽梁落棟鞠為茂草令人徘徊嘆息久之會時有道
者之沒弗克併舉越明年庚戌秋乃散雲南府委官
鳩度因其舊修之制弗協者更之已以丙舍不足辛
亥復相左右町疇及城隍之餘地益之迄壬子春蕞
告成為屋百七十有二修者半斲者半於是五華之
上宮墻翼翼而山川之勝亦若為改觀矣黃子曰昔
讀靈駝氏言深以促耕督織為病然古者田墾田正
職主勸相而循良之吏多循行阡陌止舍御亭至榆
蠶葱韭雞彘之細各為課籍何也倘亦民饑已饑民
事已事有不忍坐視至此歟夫學士之田也有庠序
以墾之有科舉以勸之而又為書院以課督之與惟

明興織屨吳頌海內自白鹿衡麓等四書院外在在
有之寧獨不以爲病寔以爲利至於漢則余又以其
爲焉漢故百濮之餘也自漢元和中有神馬白焉之
瑞始開文學之風其後亂於唐素於宋夷於勝國存
者能幾至

皇明而始建諸學校至

今上而始增科舉之額漢之於學其亦地之旣脫田
之舊畝也其明當倍力故所謂勞耒而輔翼之者當
倍篤且也東書內向

皇風遠翔二百餘年于茲矣而姦賊潰江寇據竊據
無時無之興師問罪撲而旋起者何以故豈非教道

衰而奕倫數受人易使者必而犯上作亂之萌無自
銷歟則庠序之外復於書院課督之大亦世道人心
之慮有不得不然者或曰科舉興而士為詞章之學
今將以詞章課之則亦利達之媒已耳於世道何裨
焉噫結繩遠而文契繁圖畫呈而文象著竇興起而
為今日之科舉風會之流有自來矣且安見今日之
科舉而不為昔之竇興耶夫口誦紙言力探祕義得
於心而筆之詞矣孰非古三物中六藝之學而古人
兼習其事今人直仗其精其於入道之門似尤簡徑
若乃六德六行雖先王教人本旨要令從六藝中尋
求服習涵濡而自得之寔非課程可及何也教之可

得而指學之可得而指者皆文也予曰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整人之望於人者約禮碩所日異從事者尚
嘗慨然離文故文之於學宇宙之日月燈光以文斯
辨辨而後不可欺而後可責以不自欺不自欺則誠
誠之至聖之至也舉之事蓋矣余安見大今之科舉
舉不為昔之賓興也者願誠與欺云何如耳惟諸生
審處焉是役也組始協謀藉雲南太守彭君憲范之
力盖有文翁遺意而料材課工則廣南衛知事李枝
楊鎮沅府經歷徐可迪分理書院事雲南府學訓導
賀繼芳皆有功與作者例宜並書

昆陽州儒學記

嚴清

皇明御宇文教四敷無遠不洽昆州介在海海之濱
密邇者會建學逾二百襍科名不滿十堪輿家妄咎
於學不得其地人不能無惑焉萬曆乙酉冬秋侍御
李公攬轡至郡較官楊廷舉率諸生投牒言學當遷
狀公曰堪輿言不盡信頃吾

廟謁見此學制隘周禡前此雖遷之已再即更遷之
未為過也僉曰幸甚恭岳范文西公時同在郡力為
贊之府御公乃命紀守汝中相宜惟即比郭勝費不
給以贖錢五十金佐之餘惟所措董率之勞并屬於
守守遵督撫劉公與藩臬及府府報可遂庀材鳩工
以丙戌仲春興事閏五月而告成廓小為大陽舊為

新上白

殿庶下達庖湍靡不備單煌煌乎鉅觀矣侍御公曰
典制也宜托貞石以垂永久守延過予問記予卧疴
不能應三至余勉應之曰大夫為諸士厚矣不知諸
士之自為置為科名乎抑否也夫博風之鳥可燭運
於層霄群彼鸞斯總不離乎蒿艾多寡矣所謂我昔
者子游宰武城孔子以得人為問子游以子羽對武
城魯下邑子載下因子羽遂以傳大小亦非所論也
子游在孔門以文學稱而其取子羽特以不事干謁
不尚捷徑兩者而已文辭不少槩見也謂非所重在
此在彼耶堪與家以利達言取必於學我以事理言

屬望於人諸士自決擇之可也余鄉人也為鄉人語
安見後為高論守曰太宰之言雖為鄉人語然道不
外是古之君子處思所以立己出思所以及人及人
必先於立己非兩截也子羽見叔孫子游獨取其鄉
里自好耶之人也充其操可薄乎駟萬鍾有用之者
百里之命可寄也不然何足以當孔子得人之問於
邱素稱此邦士結性雅淡外訪不遷豈無試而云然
語曰前不忘後之師也故吾願今日諸士居此新遷
之學不須外慕且法子羽異日致身青雲何患無青
雲事業耶如或殆是公門苟徒沽釣憂心末路周念
承羞縱女枝棄之辭幸博一第膺一命半生溫飽于

世安無賴心

廟莊遺學諸亦之意謂何吾茲取而筆熟視諸士終
必魁也但卿與員侍御公美意益效忠告詎知亮而
贊內耶余曰夫夫之言發余所未發亦善發侍御公
不言之旨由此昆陽得與武城並傳則絃歌之化其
聞愈遠矣學之永不唐如靈光矣科名何足計耶

大理府鄉賢記 節文

高 封

今天下郡邑學宮皆祀鄉賢大理郡學有祠始于郡
守和得汪公標嘉靖己未秋即甃內江高公彌以御
吏移滄涓若宦鄉賢祠狹隘弗稱謀於郡守貴竹周
公魯新作於學宮側如期落成屬封為記封鐫曰大

理者梁州城漢置郡建學張公故者從司馬相如公
授經歸教鄉人而鄉獻自此始晉唐宋元間有若龐
道寧載諸志可考已哉

聖朝治化漸被凡我鄙民屬藻阻華者濟濟賢而祠
祀者按舊祠庶吉士楊公榮以下若而人據舊志來
輿論今評覈所當歸祀者若而人或行潔端亦或孝
友盡倫或文學功業或忠義正直或仁惠循良或私
毅高節制行雖殊其賢則一様型孝於閭里公論定
於寔寔裸荐俎豆固宜執然鄉賢之名何妨乎大道
之世人人皆賢自虞責德莫責壽殷責富周責親而
皆尚德故其名始著况鄉獻以先孝第鄉射以觀德

行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祀玉道之易易也即一鄉可
以推諸天下靈祇高公與桂麓周公共成師帥之實
豈特風我邦人乎哉公嚴君戶部侍郎三奉高翁公
韶舍以御史遷守吾郡振舉風教執撤尚存公新厥
祠以宣化理可謂善繼述矣

大理府名宦祠記 餘文

李元陽

有物因結乎斯民之心使民自不能忘焉此名宦之
所為祠也昔何武所至無赫赫之名然去而人思之
融其柔誠惻怛根於中即不暴著久而相忘方其在
時不知其為德及其去之後乃惕然覺而追思之
夫人心者君子之德也仁政者斐然之文也兼是二

者而後構有斐君子然則名宦豈易稱哉大理舊有
祠位置隘陋遺文亦淪高公鑄以謀於太守周公魯
改視宮牆之制與鄉賢並建環橋門而來觀者有指
某公之主有望其玉而加額焉然主皆近代守令而
前史所載有功茲去者尚爾闕如三公乃建郡之緒
紳考論沿革而披其勳伐在漢為益州得三人在蜀
漢為建寧郡為雲南郡得三人在晉隋為寧州得三
人在唐為南寧州得七人在元為大理路得六人
本朝使臣有功德在人而可繹思者不可無書又得
十一人與宗令師儒並為主以祀逸史李元陽曰寓
物於舍隔宿已有遺忘至誠惻怛之為物一入民心

歷千禩而如在震雷激電休心駭目曾亦一瞬影響
清沉至誠慟悼之為物莊乎其官宮徃去而此物不
與之俱去然則祔祠宮場誰曰不宜在昔石臣展翁
子繼父官忠定重剏蜀郡遂為光邁先猷緝熙舊業
信史以為美談初侍郎三峯高翁公韶守吾郡未期
月百姓感其德而作生祠今靈湫公來光其緒桂麓
公始以郎署謫屬州政化垂洽而遷去今來守即豈
天使之足成其美乎語曰天聽視自我民愚何敢誣

大理府儒學田記

李元陽

南中石此水而顯者以大理為最而太和為邑實附
之即邑之為弟子員者五百許人是故分庠而教之

庠各祀孔子與配饗之賢曰文廟又於常廩之外別置都養曰學田學則闢于漢衍于蜀漢闢于宋復于元盛于

國朝廟則元世祖入大理始有興建而田則

國朝正德以來守長相繼乃漸有置焉然廟久則地田久則湮近代期會簿書獄訟將迎之事日繁以窳庠序講讀之法雖良有司有不暇顧者其地其湮匪置不顧甚或未嘗知焉按部御史督學使至則墾之丹之飾其外而已而地自若也籍之記之有其名而已而湮自若也隆慶壬申分巡長樂陳公應春太守未新史公弼惠加百姓志在作人二公臨學稽閱則

見棟未頽而齋柱未摧而柱堂則寢且為墟廟則搖而不泮愕然相顧曰天下之事固有可暫而不必久者苟塞目前可也若夫孔子六經之道與山川同為峙流

國家庠序之典與山河同為蒂礪共豈可以苟塞目前為哉况蒼山巖巖海水洋洋必有冠奇磊砢之士生于其間吾司造士之責而不之理咎將誰歸於是相與咨諏籌度得當而行權其費於可原之罪而不月其錢取其工於傭賃之人而不傷其力深山出牛輓之木貧者售鼠穴之居於是隨者以關涸者以源標棟雲興瓌甃山積居無何廟貌岌岌堂寢秩秩泮

源流澗振揆蕤蕤昔所未有者乃今具備而昔所具
者無復蔽矣乃進諸生稽田藉贖其徒者若干數其
使者若干文於歸田之外捐俸而置者又若干命縣
尊主其祖人以贖貧士之婚葬俾得肆其力於學而
無四顧之憂於是師生胥慶退而詞記於陽縣勒之
貞珉以無忘二公之德固不可忘二公為己之學其
二三子之所當勉于夫廟學舊矣修葺之者相繼也
然而隨葺隨廢隨成隨壞者何也為人故也固御史
督學而後修之葺之故御史督學去而隨亦廢廢無
怪也今二公為之於閒暇之日求其心安之而已豈
顧二三子之勤哉取與其勤哉不若勉而學之之為

然而廣也。夫天務御幸以謀德舉科第者為大而學
已為其德舉科第之望雖御幸且將棄之又何有於
道德性命之懿乎。二子苟有志於道德性命必自
二公之為已始。既知為已則二公之志與蒼山同矣。
泚水同廣矣。此亦二公期待二子之微意。謹書之
以俟。

重修安南縣儒學記

童 軒

為學必有常所學無常所則人心日易以肆而業日
易以荒肆則教無所施荒則學無所託蓋自昔王者
建國居茂而必以是為慮故家有塾家有庠州有序
國有學而士之歲修遊息於是而始有常所矣其為

天下後世慮不亦深且遠哉

聖朝法古圖治九有之內庠序星布教化風行至於
遐陬僻壤莫不有學於戲盜矣雲南縣儒學肇置於
洪武乙丑垂百年於茲歲久且弊成化乙丑巡按雲
南監察御史文汪郭公瑞雲南按察司僉事華陽曹
公景按行至縣顧瞻之頃相與謀而新之肆令兵民
中有誤入於辟苟聽以金贖雲南故與洱海壤地相
接兵戎叢處而雀南鼠牙者頗衆贖金日多於是鳩
工市材命指揮吳鑑專董其役衛邑各以久役相之
經始於是年之秋逾年落成學之教諭吉厥王建以
記文承銷乃告之曰古教學之方有二曰體曰用而

已德不明則無以成己也。不新則無以成物。是以大學必格至誠正修以立其體。齊治平以行其用。稽使不務乎此。或伸右俾業詞藻。濫等凌節以求成己事。推術急功名。舍約務博。以則成物。如汝非大學之所謂體。吾儒之所謂用。如明德新民。何哉。純自今凡斯學之為師為弟子者。要必講去其非而一切以迨於足矣。不為彼也。如駟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其務為此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施之國家天下有禮有用於建學圖治之意。不負而郭曾二公興學之舉。為有光矣。慎諸勉諸。

臨安府鄉賢祠記

楊慎

嘉靖甲午詔天下正祀典鄉賢之祠者增之嚴不在祀法者汰之木泮者於是乎始乃雲南臨安府知府事姜君恩建水州知州事沈憲學教授趙緝賢詢與議藉即衆師言僉同芟言收恠乃上于政司右使表公備而學副使陳公煥聞於監察御史董公珊卒如君請臨安鄉賢之祠自今日始也祠哉

皇明四公曰杭州府知府張公隆南陽知府邢公幹兩淮運司經歷封南溪知縣張公文宗文昌縣知縣田公容其鮮也蓋嚴也曰君喪哀設踰禮廬墓官處楮膏不自肥潤西湖廣其利穀水安其鍾考蹟三載最於全浙是杭州公之行也曰瞻族而族待以舉火

起泉而窮世其清德宗憲而溷人尸而祝之守南陽
而南陽人祀而後之是南陽公之行也由摶摶提身
孝友性親屢薦不帶歸養棄官敦行化俗善終老壽
是南溪公之行也曰不工於媚貴人而有餘裕孱民
男於退田畝而祿於人公甫是文昌公之行也臨安
在唐宋為剝分元世無聞自

本朝有科目以還金閨之籍相屬而梅鄉賢者僅此
徽哉法語有之世之巧心強有力者可以百從其祿
智而不一獲於公議幾于度靈於聖陽鱗於邦尊
財無弱產豐居茹永華衣先佩市堂謂里婦矜朝露
水期厭厭如泉下人笑况能作九原糜生氣享社獻

有替宗乎君子謂是舉也昭則或遠彰往嘉來是
謂名教名教之謂改首改首之謂人綱人綱人紀人
紀弗純旨昭曷或昌彰曷勗哉

重修龍泉書院記

全時相

右屏州治之北出郭郊行可二里許乾陽山麓有宅
一區背倚崇岡巔開古洞來密峴巨居樓玉枕然旁
涌芳泉濯金沉碧且西南星峯羅列東下湖水汪洋
其間鍾秀筆架諸山誠如衆星拱極鍾靈發祥信屏
中一天奇觀也先是嘉靖甲午蜀七峯唐公以知署
出守吾屏惟意右文作新士類爰行相度卜地於斯
首建講堂三楹於上次列號舍大門共四楹於前左

右齋室各三楹爲兩翼題額以龍泉取焉山下出泉
采竹育德意也三十餘載桂林雲川王公領州事重
修講堂新門屏齋舍聞于督學魏村楊公樂師儒以
文會中道時禁幾致寢微前某浙開州守太和蕭侯
觀我復建專設閣以遷秩行晉錢五百緡寄未竟之
意至是卻勻拱所徐侯來自富民下車旬日以重修
爲已任不踰月集材鳩工毅然經始當廡而下甍在
焉新工始于辛丑冬十月落成于壬寅之秋計工費
可六千金皆捐俸物工自爲經理余惟一方風氣其
鍾毓在造化而闢開培植存乎人亦載於文其作
興在良有司而勉強學問爲特聞人則在豪傑之士

嘗聞歐麓龍門匡廬白鹿海內所稱四大書院然其所以享大名于常時垂芳聲於後世則以在在聚有名賢琳瑯正學標爲桑榆淑人心而維世教也石屏辭在遐邇諸士之經遊樂育其中者誠能始終典學日就月將達則持庶廣愛澤加於民窮則事親從兄言行交修不苟即時有頹悔而相成友誼久敦不衰斯地以人重高山泉水增益崇深而作興雅意庶幾藉以永隆而不替乎

永昌名宦鄉賢祠記

林俊

弘治初

上用言者崇重聖學撤文昌祠而正之侈撤邊庫咸

慈意指今年春監察御史侯官林君塘來按滇更令
正之及慮久而後復謀所以處之者雖鄉賢天下學
教皆有祠而滇學獨缺遂即其祠為之及名宦以義
起也永昌既異祠師生以考証請乃偕叅將定遠沐
君詳叅政于同邑方君守同官叅和蕭君蒼來郡志
洵所聞諸士夫者於鄉得一人焉漢署太守呂凱首
執忠功名宦得八人焉漢太守鄭純有服夷功
明靖遠伯東麓王驥有平蠻功刑部侍郎錢塘楊寧
有興學功指揮金事壽州李觀有歸義功都指揮使
定遠胡淵有開屯功浦之孫胡誌有靖邊功監察御
史高郵朱禮有漳海功教授臨川余毅有師範功其

化勤已志人咸可表著於學校與有力焉故取而祠
祀之其位首甄次純次驥次寧次觀次淵次誌次禮
次毅餘容以俟知者嗚呼褒異前哲為世道閭條不
細足所增入宜加意矣亦益敬慎之哉

重修永平縣儒學記

劉廷蕙

永平故溹博南縣歷晉易今名為永平溹即邑上下
千百年間乃漢代名不變如永平固不一二云諸士
舊隸金齒即庠而人文日益霞蒸鶴起嘉靖間邑人
張祐第者特疏請建學待御彭公乃就古寺改建規
制弗宏歲久傾圮永平戶蔡君俊更茲土盡收多所

修繕運竭

先師碩德滋隘不任教興自張公帑無可佐庀材需者乃嘆曰此前人所因循譙謀未遑也而已之當無復舉時矣遂毅然捐俸為新力請兩臺監司悉如議首易已亥為今壬丙向繇堂殿兩廡以及列戟櫺星門榭廣若干丈縱袤若干尋微舊維新歸姦以聖泮池棹楔下及庖湍靡不具備且祠名宦鄉賢以風來茲啓聖祠增齋舍俾諸生肄業有所屬不佞一言夫時有古今地有遐邇材有偏全夫不能強而齊者學則化偏全一遊迹齊古今類能匹休古先聖賢樹駿汎鴻彪炳清時以不負生平身稽古舜文起自東西夷後先十餘歲而道若符契天之降才因人人而

具有舜文者多士膠庠肇自

肅皇帝朝其勅諭云崇聖學育真才此古今升降之機學術醇疵之辨維持世道人心功匪淺歎藉令浸淫邪說曲學阿世以貽訛士林令人耳而目之曰夫大賈儒也父師之教子弟之學一切為梯榮名傳進取之資詎惟夫余記學之意亦必非葵日待士與士自待之初心者敬授簡記之以勗多士

滇志卷之二十終